

游牧散文



宗子衡是子平

飛
收

送
贈

12.7.75.

游牧散文



游牧著

自序

在燈下重讀十多年前自己寫下的這些散文，我實在有太多的感懷。

這些不成熟的東西，有許多現在看來，自己也要感到臉紅，但它們表現的是我十多年前的思想和情感。十多年後的今天，我的思想和情感，當然有了許多的改變，然而，我以為也沒有把它們抹殺或掩飾的必要。我總覺得年輕時的幼稚並不是一件可笑的事。

十多年前，當我的第一個短篇小說《生與死》出版之後，本打算將這本散文集以『石櫛的懷念』的書名隨着出版的。在我的第二個短篇小說集『那些過去的』的後記中，我曾略提及。記得當時好像還在『海天』雜誌上刊過出版預告，誰知結果卻沒有了下文。相信讀者們一定會以為受了我的欺騙，殊不知事實的真相是：出版商欺騙了我。

現在，重新整理這本集子，我抽去了一些舊作，補上幾篇新的，但由於許久不曾執筆寫散文的緣故，新寫的東西也不見得比舊的作品好，這是我深覺慚愧的。

不管怎樣，經過了這麼許多年，這本書居然還能和有讀者見面的機會，我實在難免有一絲的喜悅。

一九七四年八月六日於大山脚

目 錄

39	36	33	31	27	24	22	18	15	12	9	6	1	
除夕晚上	仙人掌	無聲的弦琴	青春、跳躍	石榴的懷念	螢	大雨樹	芒加樹，鴿子，祖父	膠林漫步	回憶山居	寂寞	這一夜	邦略行腳	自序

目
次

107	103	99	95	92	89	87	84	79	76	74	71	68	65	62	59	57	54	51	48	45	42
燈籠	今夜雨落着	黃昏、總是黃昏	漫步在長長的海灘	風箏	還去了潮聲	辭春者	今夕何夕	無奈的無奈	六月、斷想	沒有什麼	拾柴羹的孩子們	荷動的老人和我	聲聲如夢	睡吧！孩子	街燈、老人	山腳下的黎明	在海濱	牛車、回憶	以爲是個夢	夢裏太平洋	燕子帶來的悲潮

邦咯行脚

在那遶湖的海面過來，是一排長長的，雪白的沙灘。沙灘上邊，是一長排的大樹，橫不在樹陰底下，也有陰涼的感覺。海的對面，有一個小島，島上盡是蒼翠的樹木。這是由我這個拙於描寫的人寫出來的邦咯後海濱的素描。其實，它的美麗絕不止此，如果你是一個詩人，你一定會為它的美麗寫出不朽的讚美詩；如果你是一個畫家，你在被它的美麗陶醉之餘，一定會把它映在你的畫布上，成為一幅絕妙的風景畫。它的景色，實在太美麗，太醉人了。

這美麗，醉人的海灘，多少次了，我想投入它的懷抱，我想欣賞它的「景色」，都沒有成功。這個假期，我們歷期了三次，才終於成行。

八號早晨八時左右，我們一行七人，坐着朋友自己的車，從B埠出發。在路上，我興奮不住心頭的高興，腦子裏老是幻出我想像中的海灘的影子，恨不得立刻飛到那兒去。可是，偏偏路途是那麽遙遠，非上三個鐘頭不能抵達。幸虧一路上我們都在談笑，而且沿途風景也不壞，不然真會把我急壞了。

十一點多，到達實吊邊，由朋友的介紹，我們住在那兒的一家公會。

把行李放到公會樓上的房間，到附近吃了飯後，便啓程到邦略島去。先到紅土坎，然後才在那兒坐小汽船到邦略。由紅土坎到邦略的來回船費，每人是五毛錢。開船的時間雖有規定，但這時聞是有仲緒性的，因此我們坐的船雖說是一點正開行，但結果却過了一點十五分才走。小汽船先到達邦略島上一個叫吉靈丸的地方，我起初以為這就是人人讚美的邦略島海灘了。旁邊幾間破屋，灘上盡是爛泥，幾隻漁船靠在岸邊，看樣子比檳城碼頭那兒差不多，心中不覺失望。後來問船上的人，才知道不是我們的目的地。那兒離邦略後的海濱相當遠，聽說還要過一個小山才到，所以我們沒在那兒上岸。

過了不久，小汽船又到另一個地方，他們說這就是邦略島了。我向外一看，見這兒的海岸，還是跟剛才吉靈丸的差不多，我的心氣涼了半截，暗想我們走了整百里的路，看到的竟是這麼一個地方，真是太冤枉了。後來同行的朋友說了，才知道還不是目的地。

這是個漁村，所以附近是免不了會嗅到的。它的街道不甚清潔，屋子都是亞答和木板建的。路是烏黑的泥路，有看好些水溝子，顯得有些泥濘。這兒的居民養着雞鴨等家畜做副業。

那兒有我們的一位同學，我們先去找他。他們的漁業公司相當大，一問就找到了。我們先到他家去坐，隨後才到海濱去。據他說，海濱離開他們那兒有一英里多的樣子，有兩

輛的士載客到那兒去。不過平時只有一輛小的，星期天才多一輛大的。那輛小的士容不下我們這許多人，所以我們只好步行到海濱去。

好像馬來亞其他地方一樣，一路上我們也是看見許多的膠樹。這兒出產很多魚，而且又到歲都有膠樹林，這漁村的人們大概生活都過得很好吧？

走了大約半小時的光景，我們便看到這島上唯一的一間華文小學——華聯學校。這間學校的建築，真是堂皇得教我們吃驚，不但教室是用水泥建築的，而且還有一個比檳城韓江中學的禮堂小不了多少的禮堂，也是用水泥建築的。這學校，這禮堂，跟這周圍的漁村比較起來，真是一個強烈的對照！在這小島上，有一間這樣堂皇的學校，實在是意料之外的事。因此可見這漁村的人們，是怎麼樣的熱心教育，是怎麼樣的重視他們兒女的教育了。據那位同學說，他們捕得的魚，每一小籠都得扣若干巴仙給學校的。這島上的人口約有一萬多人，學生的數目却有一千多，教師共有三十多位。除了這間新建的校舍外，還有三間分校。這新校舍的教員辦事處佈置得真整觀。他們的學生臉蛋也是搞得美極了。

我們參觀了學校，再繼續往海濱走，這回只走了差不多五分鐘的時間就到目的地了。海濱就像開始時所描寫的那樣，美觀極了。海水竟有點像湖水那麼平靜，同時也很清澈，比起檳城丹戎武雅的海濱來，又是另有一番風味。這兒不像丹戎武雅那樣，有許多賣食物的店舖，

要在星期天才有人拿食物到那兒去賣。那兒只有兩間租給人家「吃風」的房子，那間名叫「海景」的很寬大，聽說可以住上六七十人。

這個海濱是夠幽靜，夠靜人的。

我們在那兒玩到四點多，便急急趕回小碼頭去，因為回紅土坎的最後一乘船在五時開行。這種，我們就沒有多餘的時間在這個漁村上作一個較詳盡的巡視，多觀察這兒居民的生活情況了，這實在是很可惜的。

我們那位同學曾留我們在那兒過夜，他說他們公司的漁船今晚就要出海，我們可以跟着漁船出海去看看。這話實在很使我心動，可是我們的行李都放在寶昂碼頭，而且這麼多人跟着出海恐怕不方便，所以只好不去了。如果能夠跟着漁船出海去看看打漁的人們，怎樣在夜晚的時間，在茫茫的大海中捕魚，使我們這些只知吃魚的人，能夠知道捕魚的人兒怎樣的辛苦，那該是多麼有意義的事。

聽說夜晚在海上，他們要是遠遠望見一大片青光，那就是甘望魚了。因為甘望魚背上青色的地方，在晚上會映出光來。漁船要是遇到這種青光，只要跟着那青光下網，就可能捕到大量的甘望魚了。看來甘望魚確是比其他的魚較容易捕，這也許是甘望魚比較弱的魚便宜的原因。近來甘望魚無價，捕魚的人也夠辛苦了。

坐在小汽船上的時候，我們看見漁人在他們的船上，總香向海神膜拜，因為他們今天晚上就要出海了。他們一定希望海神保佑他們平安，使他們能夠順利地滿載而歸。看了這，我不覺也暗暗地為他們祝福，希望他們能夠如願以償。

別了，邦島！但願第二次我再踏上你的土地時，你已經是個清潔，美麗，幸福的漁村，不使你美麗的海灘，和簡陋的房屋，髒污的街道，成為這麼一個強烈的對照；不使遊人因為看了這強烈的對照，而在心頭蒙上一片陰影！

一九五九年元月

這一夜

傾鄉，只有唧唧虫鳴，偶而微風吹過，葉子們沙沙唱起短歌。

黑沉沉，四周一片黑沉沉，夜已深。

思愁的翅膀仍張着，不肯休息，從這一峯飛向那一峯，且飛向茫茫大海，大海茫茫，無邊無

際。

一二三四……一百二百三百……一千兩千三千……天主經，聖母經，玫瑰經；一遍又一遍默

禱，只是麻痺不來。魔神是個貪玩的公子，玩得忘了時間。

沒有心事，心如止水，為什麼失眠？

翻過來，翻過去。沒辦法沒辦法，還是拿張靠椅，到屋外涼快去吧！

懶洋洋的爬起床，拿了椅子，便到屋外。

好靜好靜，在這個村落，在這個時候，要不是還有唧唧的虫鳴，真懷疑這世界已經死去。

那裏是榮國？那裏是膠林？黑暗中幾乎分不清了。



在那幽暗的膠林裏，是否一如外面望去那麼死寂，寧靜，還是有一些生命在蠕動？我在這樣問自己。

偶而吹來一陣風，我又聽見了輕微的葉子們的沙沙聲響。

靠在椅上，仰望天空。天空也是漆黑一片。但我隱約覺得它是帶着深藍。只有幾顆星星在眨

呀眨的，好像它們的眼睛飛進了小虫兒。

屋子們為什麼老是眨着眼睛？

我忽然起了這麼一個疑問。

是不是它們的眼睛真的被小虫飛了進去，還是被什麼人撒上了胡椒粉？再不然看到了某些

它們不忍看的事，想閉眼又不甘心？或許，或許是它們看到這世界太醜惡了，想閉眼但又放不下

寫！寫！寫！

寫！寫！寫！

這時候我忽然聽到啄木鳥，這樹的醫生，在替樹動着手術。但不知為什麼我却在這時候想到

了貓頭鷹。這使我心中極端的不痛快。多可恨哩，貓頭鷹，尤其是它那雙鬼也似的眼睛！

屋子們微弱的亮光也照着貓頭鷹呢？但願屋子們的眼睛永遠不會像貓頭鷹的鬼眼。

一顆流星急急地衝向大地，使我嚇了一跳！我還以為那是貓頭鷹的眼睛呢！然而我立刻便明

白過來。那並不是什麼貓頭鷹的鬼眼，那只是一顆流星的殞落。它大概是忍不住了，要下來看個究竟。看過以後，它的感覺又如何？

露水重了，我感到寒意也加重，於是又回到了溫暖的被窩裏。

六〇年四月稿

寂寞

寂寞總是在向你招手。當你荒唐的夢被現實粉飾的時候，它好像是在安慰你，其實它是要使你走向孤獨。

寂寞總是在向你招手。當你離開人羣的時候，它好像是在同情你，其實它是要使你

可是，偏偏却有許多人喜愛寂寞，願意和寂寞依偎在一起，他們覺得人世間的一切都太可悲，太使人失望了，只有寂寞是忠誠的，不渝的。和寂寞相處的時候，他們雖然沒有什麼，但他們却覺得他們擁有一切，於是，他們心內的陰影盡失，他們展顏笑了，他們覺得寂寞已經同情了他們，安慰了他們，寂寞是他們的好朋友！

或許，有些人本來是不喜愛寂寞的，但後來他們却和寂寞接近起來，終於莫名其妙地愛上了寂寞，長年累月的跟寂寞在一起。

原來，他們有些是拼命追求自身的享受、快樂的，但，結果他們失望了，什麼也沒有得到，

或者得到了却又失去，因此他們很慟、懷喪，他們失去了勇氣，覺得乏力，他們咬緊了牙關，什麼也不再想了——他們陷入寂寞中。

他們有些是太重視了金錢的力量，以為只要有錢，便什麼也可以買得到，甚至那純潔的愛情。於是他們看準了他理想的如花的少女，企圖用金錢換取他們的愛情，然而，終於他們失望了。他們沒有買得愛情，就算他們買到了，而買來的愛情卻沒有帶來他們想像中的幸福，他們因此痛哭、悲傷，他們覺得世界上再也沒有什麼值得他們去努力的了。他們這樣便愛上寂寞。

他們有些是忽視了羣體的力量，亦想藉要弄個人的努力，成為萬人崇敬的英雄，於是他們收拾行囊，踏上「征途」。他們的行程是孤獨，偶而也想到要找一些人作伴，但又怕這些人使他們失去了獨力成名的光榮，他們因此甘願忍受淒涼的孤獨，這樣，他們當然結果是一無所獲。他們摒棄了人羣，但他們却道是為人羣所摒棄，他們說只有寂寞在安慰他們，所以嘆一口氣，他們愛上寂寞。

我也曾經喜歡過寂寞，因為我要學一些高人雅士，避開「世俗的煩擾」，把自己埋首在回憶中，生活在幻夢裏。我在寂寞中嘆息，在寂寞中哀歌。寂寞何嘗在安慰我呢？它只不過使我憔悴，但我却以為它是在關心我，同情我，對面見到我枯瘦的臉孔，我只道是醜惡的人事使我消瘦，而不知道事實是寂寞在腐蝕我。幸虧後來朋友多方教育了我，使我知道熱愛生命的人是不甘與寂

寞為伍的，寂寞該遠離熱愛生命的人，於是，從此我才不再喜愛寂寞，從此我才不再寂寞。

但，人總偶然要遇上寂寞的，正好像老天有時候總要下雨一樣。短時的寂寞，可以使你有機會默想，從而發現你自己，這是好的，但長久的寂寞，會使你失去生命的光彩，浪費了生命而死亡。

寂寞啊，去吧！真正懂得熱愛生命的人們，不會陷於永遠的寂寞！

稿於一九六〇年七月

回憶山居

住慣了市鎮的人愛山居，山居慣了的人愛市鎮，這是普通一般人的心理。

我小時候住在一個小市鎮。那時候我根本不懂得愛住市鎮，還是喜歡山居。我只知道每天吃飽了去找小朋友玩耍是件快樂的事。但是日本人來了，不管願意不願意，我和家人搬到山上去。

雖然逃難到山上去住，並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但山居的日子，在我們小孩子來說，倒是相當有趣的。

住在山上，不像住在小市鎮的時候那樣，可以買到許多玩具，然而我們却從生長在山林的小朋友那兒，學會了做許多好玩的東西，如用竹筒做成的「卜卜鎗」和水鎗，用橡膠子做成的旋轉器等。

我們住的山上有許多果樹。我們這些整天無所事事的孩子們，除了遊玩以外，就是採果子來吃了。雖然長輩們不給我們整天吃果子，但我們却往往吃到肚子漲了起來還不肯罷休。

在山林裏住的人，多是養有狗的，我們當然也不能例外。我們的那隻小狗非常可愛，牠整天跟着我們去遊玩。有了牠，我們的胆子也大了許多，因為牠是那樣的靈敏，偶而遇到什麼異樣的情況，牠必先吠了起來，提高我們的警惕。

晚上的山林，在我們說來，是可怕的。長輩常說有「竹高鬼」等鬼魅，叫我們晚上不可亂跑，而我們的小狗又時常在晚上嗚嗚的叫着，長輩們說這是牠見到鬼怪的緣故，所以一到晚上我們就鑽進被窩裏了。

在我們屋子背後，約有半英里遠的地方，有兩塊比那樹更高的大石頭。哥哥他們時常喜歡跑到石上去玩耍或逗牠，我看到那兩塊石頭那麼高，很怕爬上去會跌下來，所以沒敢上去。

有一次，我那比我小一歲的堂弟，不知厲害，也敢人家爬上去玩。誰知他爬上去一看，竟嚇了一大跳，趕忙爬下來，第二天就病倒了。後來他像中了邪一般，見人就說是鬼來了，嚇得我們半死。他那種可怕的樣子，就是現在想來，我也有點害怕。

那時候，祖父還健在，在我們兄弟中，他老人家似乎最疼的是我。他時常把我放在他的肩上升，帶我到處去玩。

他最喜歡帶我到山腳下一個小甘榜的咖啡店去喝咖啡，在那兒，他往往跟他的老朋友們談天說地，我則坐在他的大腿上靜靜地聽。

那時因為大家的生活都很困難，所以時常有強盜出來打搶。爲了抵禦這些強盜，山上的居民每家都有一兩支鐵槍。強盜來時，有人吹起牛角，大家便拿著鐵槍去追趕強盜。祖父也時常和父親，叔父他們一起去。

在山上住，除了怕強盜以外，還怕日本兵。一聽說日本兵來，婦女們就急忙躲藏起來了。不過幸虧日本兵沒有正式到過我們那裏，只聽說在附近橫行吧了。

大約在山上住了半年多的光景，時局比較安定了，我們就從山上搬回老家。

現在，祖父已經去世多年了，我童年在山上結交的伴侶，也不知去了何處，但我對山居仍有無限的喜愛與思念。

六一年九月十四晚

膠林漫步

黃昏快近，我走在於這荒村的小徑上，寂寞襲上了我的心頭。我只能聽到風吹膠林沙沙的聲音，還有幾聲蟬鳴。

膠林的舞姿，此刻似乎並不輕盈，而是顯得有點疲憊。她們彷彿是昏昏欲睡了，清風在給她們催眠。這正和此時的我一樣，雖然才填飽了肚子出來散步，竟沒有一點閒情逸緻，只感到陰影纏了滿懷，只感到昏昏欲睡。膠林的欲睡，對我表示不歡迎，也許是因為他哺育了我，而我對她卻不會有深沉的愛。但，我的憂鬱是爲了什麼呢？我自己也說不上來。

信步走到小徑的另一頭，有一彎小溪橫在前面。

「藏在這兒坐一坐，把紊亂的心思冷靜下來。」我對自己這麼說。在這時候，在這地方，沒有人來跟我說一句話，我也不必向別人囁嚅，難道不該冷靜一下麼？

溪雖是這麼小，但水是澄澈的。還有幾隻小小的魚，牠們是那麼無憂無慮地游着，游着。使我看了心兒禁不住飛向另一個有魚的地方，一個大海之濱去了。

這是我生活了將近十年的地方。這兒有年青的，充滿生命活力的夥伴。我們共同學習，共同工作，共同遊戲。

這大海，這海灘，就是我們遊戲的地方。

在潔白的沙灘上，我們奔跑，追逐。在湛藍的大海上海，我們翻浪，揚帆。

清晨我們在海邊呼吸新鮮空氣；黃昏我們在堤上垂釣，眺望點點歸帆。月夜我們在海濱歌唱或冥想；星夜我們在沙灘上燃起熊熊的篝火，跳着青春的舞。

我們的遊玩快樂，我們的工作緊張，我們個個都要追上黎明的太陽。

有一天，我賭氣離開了這大海的大地，我說我會創造另一個理想的天堂。然而，現在我在這裏又做出了什麼成績來？我簡直是在欺騙別人，欺騙自己！

「該回去了，該回到宿舍去了，也該回到大海之濱去了。」我想。

我站起來，抬頭看見大山正在慢慢把太陽吞下去，小鳥們深怕失去了太陽，失去了光亮，急急忙忙向太陽追去，想把太陽拉住，嘴裏吱吱喳喳的叫喊着。

太陽終於被給火山吞了下去，晚風像快盡的油燈吐起最後的火焰，漲紅了一會，然而，終於也消逝了。夜終於是壓下了黑色的大網，把大地罩上了黑暗。我有點心慌起來了，我怕這黑網的包圍。

就在我心驚的時候，我看見前面幾家人家亮起了燈火。那閃爍的燈光像展着笑臉，給我一個安慰的微笑。當我躺定下來時，我開始想到，就是在沒有燈光的遠方，我也不必心驚，我將會看到螢火，星風，或月亮，而明天太陽還會從大山的肚裏掙了出來。……

六一年十月六日稿

芒加樹，鴿子，祖父

高瘦的樹身，却結着比樹身還要大的果實，這是芒加樹，像一個受生活担子壓壓着的人，爲了擺脫，在負荷着比自己還要重的包裹，而那重重的包裹，不屬於自己，是屬於那有錢的頭家。芒加樹結了碩大的果實，自己一絲也不能享受，它的果實只能養了出錢的人們。不管得到細心的保護，仰是受到粗心的看顧，它依舊是把碩大的果實長出來，長出來。風來它歡呼起舞，快樂得像個得到心愛玩具的小孩子；風去它默默無語，沉靜得像個哲人。有時它會唱歌，唱着它自己的歌，向風兒訴說它的歡樂它的憂愁。

你喜歡芒加樹嗎？你討厭芒加樹嗎？芒加樹根本不關心這些。當芒加成熟的時候，它就吐出濃郁的香味，隨着風兒飄過來。風兒使你身心感到清涼，芒加使你鼻子塞滿了香！……

芒加樹的結實，是沒有季節的，它不像榴槤，也不像紅毛丹。你割下了幾粒成熟的芒加，過了一個時期，另幾粒又發出濃郁的香味了。如果你門前種有幾棵芒加樹，你幾乎一年到頭都可以嗅到芒加的香味。我就是芒加青林裏大的孩子。我家的門前就種着幾棵芒加樹，它們的枝葉撐開

如一把把的雨傘。

從祖父的時候起，我們的門前就有芒加樹了。我曾經看過幾棵老的芒加樹倒下，新的芒加樹被種起來。

正像熟悉自己身上的臭味一樣，我熟悉芒加的香味。雖然如此，一嗅到芒加的香味，我還是要記起祖父的長烟斗，祖父慈祥的笑容，祖父講故事時從容不迫的樣子。……

祖父還健在時，每天傍晚，總愛吸着長烟斗，坐在香氣四溢的芒加樹下，而我們總愛纏着他給我們講故事。

文天祥的至死不渝，岳飛的盡忠報國，黑旋風的大斧，果祝的爱情……我們都是在芒加的香氣下，旋轉的烟圈中，從祖父慢條斯理的聲音裏聽來的。祖父還叫我們要愛護芒加樹：『做人應像芒加樹，盡量方便別人，不求別人給我們好處。』

祖父自己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在他過着好日子時候，他的屋子裏住滿了鄉親朋友，他們落座的時候來，得意時候去，落魄的時候又來。祖父從來沒有計較他們得意時有沒有把他記在心裏。

「我只照顧他們的失意，得意時他們會照顧自己。」祖父時常這樣說。除了芒加樹外，祖父還喜歡養鴿子。

芒加樹，鴿子，祖父

自從祖父離開我們到另一個世界去，我家的鴿子就一隻也沒有了。有人說這是不好的兆頭，我說是我們對鴿子的愛，不若祖父的深沉真摯。

我們家以前是做木工的。在屋子後面的右側，我們在那兒開了一個大門，工地就設在那兒。工地上面，祖父做了個寬大的鴿子籠，讓鴿子住在上面，所以，我們的鴿子是養在屋內的。

鴿子籠高高在上，祖父早晚得架着梯子上下幾次，給鴿子拿食物和水，雖然鴿子自己會飛去找東西吃。有時候，祖父還替鴿子們洗掃他們的家。

這些替鴿子做的工作，祖父從不愛別人幫忙，他總怕別人做得不夠細心，虧待了驚養了他心愛的鴿子。

跟祖父相反的，祖母最恨鴿子。

這並不是說祖母不愛和平，她是怕祖父這樣大年紀的人，天天爬上爬下，不小心會摔壞了他那老骨頭。每當看到祖父爬上鴿子籠去，她就憂慮，而且喋喋不休，祖父總是笑嘻嘻的不和她頂嘴，有時候只說句：「不要緊的。」

果然，給祖母料着了。有一次祖父不知怎麼不慎，從半梯上摔了下來，跌傷了腰骨。祖母一面替他搽風油，一面喃喃的在罵，祖父只是一聲不響！

過了三四天，祖父能夠爬起來了，一下床就拿下梯子要爬上鴿子籠去。父親要幫忙，他搖頭

；祖母知道了趕來罵，他已經爬在上面，拋給她一個微笑，悵得祖母頓足道：「只恨那天不跌死你這老骨頭！」

有一天，哥哥和我發覺鄰家的孩子摔傷了我們的一隻鴿子。我們又心痛又生氣，跟那孩子吵得幾乎打起架來。祖父聽到了趕忙把我們拉回家，教訓一頓。

他說：「你們看那鴿子打架沒有？鴿子都曉得不應該打架，何況我們是人？你們知道我為什麼喜歡養鴿子嗎？我喜歡鴿子的愛和平，更甚於喜歡吃牠們的肉，牠們是最解人意的，只有你對牠們好，牠們才願意住在你的籠子裏。」

……現在，如果有時間和機會，我一定要像祖父生前那樣，養着許多鴿子，讓和平鴿子在我家飛出飛進，並飛到每個角落去。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四日稿

大雨樹

每個人都有記憶。記憶中有歡樂也有悲傷。二十多年的生活中，可以記憶的事情似乎很多。在記憶中生活該是老年人做的事，但我常常禁不住要陷入記憶裏。我有濃郁的情感，對家鄉我有深沉的愛，所以，在我的記憶中，常浮現的是家鄉的景物，而最常浮現的是那一棵大國樹。

那是一株不知長了多少年的大雨樹。那時候，我們是十來歲的小孩子，兩個人都無法抱住它的樹身。它除了有大的樹身以外，還有粗的樹皮，濃密的枝葉，有時候還開了滿樹的香花。

我們的家，就在那大雨樹的旁邊。大樹的濃蔭，使得我們家永遠是一片陰涼。

我們幾個在這大雨樹的濃蔭庇護下生長的孩子，對這棵大雨樹實在有說不盡的愛。就是村裏其他的孩子，也喜歡到大雨樹下來玩。這棵樹給母親減少了許多牽掛，因為我們都喜歡在大雨樹下遊玩，很少走到別的地方去。母親不必像其他小朋友的母親一樣，時常拉破喉嚨叫他們回家吃飯、沖涼。

曾經，父親想把大雨樹砍下來，以便利用它的木材。母親首先提出反對，我們幾個兄弟姐妹

也不贊成。我們都爭着訴說大樹給我們的好處，終於父親打消了砍樹的全頭。

可是，大雨樹還是擺脫不了它悲慘的命運。

一個傍晚，天空佈滿烏雲，大風在狂吹着，彷彿要把烏雲趕走，也好像要把地上的一切都吹向天邊。忽然，一陣閃亮之後，就響起了巨雷，雷聲幾乎震動了我們的屋子。隨後，下起大雨來了。

雨後有人發覺鄰家的阿才，竟給雷殛斃在大雨樹下，整身烏黑。因為這，村裏的人不知是說大雨樹不祥，抑是說樹上有妖怪，要父親讓他們把大雨樹砍掉。我們雖覺得大雨樹無辜，而且也捨不得大雨樹，父親也不願意讓它砍倒。但大雨樹下出了人命，我們還有什麼話可說？況且，阿才還是我好朋友呢！

大雨樹到底給砍倒了。

沒有了大雨樹，我們的家從此得曝曬在酷熱的陽光裏。早晨起來，我們再也聽不到小鳥兒們在樹上唱歌。我們再也不能在大雨樹下捉迷藏，……我們對大雨樹實在有太多的愛戀。就是有一天回鄉，我也不能再見大雨樹了哪！

一九六一年九月稿

螢

我愛螢。這在黑暗的村落，林間飛動的小小燈籠，我還沒有住在鄉村沒有退過學校，就對蟲有了喜愛。

「螢火蟲，夜夜紅，飛到西，飛到東，好像一盞小燈籠。」

我時常聽見哥哥姐姐們這樣吟。

「螢火蟲，螢火蟲，

飛到西來飛到東，

飛到草叢裏，

做了一個夢；

變成小飛鼠，

高高舉天空。」

我時常聽到哥哥姐姐們這樣唱。

這會飛的小燈籠，到底是怎樣一種可愛的東西呢？當時我住在城市，無緣跟這可愛的小燈籠會面。我一直希望能夠見到牠，遂時常有關於螢的夢：

「一會兒是我捉到一隻螢火蟲，鄰居的大牛卻走來跟我撞了去。一會兒是我自己變成了螢火蟲，身上亮起一盞小小的火，到處飛呀飛的好不快活。結果合在一起，變成一盞大燈籠，亮過一盞大燈籠。……」

第一次見到螢，是我六歲的時候，媽媽帶我到公園去玩，迎面撞來一隻小飛蟲，給我捉到了，拿給媽媽看，媽媽說是螢火蟲。我驚喜地細看牠：像一隻小蝦，褐色，一點也不美麗可愛，也不發光。我好不容易失望，問媽媽為什麼不發光，她說晚上她才發光。她說她飢餓，迫著我把牠丟了，害得我為此大哭一場。……

我終於見到了晚上發光的螢，那是日本南棧，我們搬到山邑去住的時候。

第一晚我們在驚慌中度過，沒有發覺螢。第二晚我們就發覺了。姐姐最先看到，她指著前面的夜空叫道：「螢火蟲！螢火蟲！」

「螢火蟲」這三個字是多麼激烈地震撼著我的心啊！我趕快向著姐姐指的方向看去。

「啊！螢火蟲！螢火蟲！」曾經燃燒在我夢中的飛動的小燈籠，終於給我真正看到了。

是幾點綠色的小火，在夜空裏飛著。一會兒高，一會兒低，好不快活！比中秋節小朋友們提

着的燈籠更能惹起我的喜愛。我馬上叫姐姐跟我一起去捉。

螢是飛着的，要捉住她們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捉了半天，才捉到兩隻，把她們放在小瓶子裏。

這一夜，我除了小瓶子裏的螢，腦子裏就沒有其他的東西。

第二天早上一看，瓶子裏的螢還在，可是已經殞死在那裏。我睡過極了，便和姐姐把她們葬在屋後的荒地裏。

以後我每到晚上，看到螢火蟲，還是趕着把她們捉來放在瓶子內，不過我不再讓她們殞死在瓶子裏了，臨睡前我就把她們放走。

日子過得比較安定後，我們又從山芭搬回城市來，從此又遠離了螢。

當我多讀了幾本書以後，對螢我不但喜愛，而且還帶了幾分敬愛，我知道螢是光明的象徵。就像星星那樣照亮人們的心頭。

後來，我又讀到車胤囊螢的故事，我更加敬愛螢了。

如今我還是住在城市，遠離螢的地方。我懷念着螢和她的光。

六一年十一月四日

石榴的懷念

我倆的愛意最深，那是在去年的除暴節。

那一天，我們相約到馬來西亞聚會的首府——亞羅士打去遊玩。

六十多哩的路程，感覺中竟是那麼的短暫。只一刻，巴士就在拉曼運河旁邊飛馳。呼呼的風聲在車窗外呼嘯，綠色的稻田，向我們身後飛去。

我最愛這田園風光。在這綠浪如海，景色如畫的地方，我可以徘徊竟日，留連忘返，而今却無心觀賞了。那細語甜笑，不斷在我身邊迴旋，綠蔭，還有那偶一對望的眼睛，加速了我的心跳，使我的心湖像海浪般盪漾着。

在陶醉中，亞羅士打就到達了。

看了雄偉的回教堂，我們就前往古色古香，春意盎然的蘇丹公園。

我們同着匪兒吃草，猴子打滾，貓頭鷹眨白眼，遊人野餐，拍照，更抬頭眺望蘇丹皇宮的壯麗。我們都深悔忘了帶照相機，只能把這迷人的景色，甜蜜的記憶深藏在心裏。

倦了，我們坐在如茵的草地上休息。接着，又攜手漫步在公園的小徑上。

在高大的紅豆樹下，我撿了兩粒紅豆給你，你拾了兩顆紅豆給我。我們各自把紅豆珍藏。我不能忘記，當我把紅豆交給你的時候，你眸子中閃出的光輝。

啊！願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而今撫着紅豆相思的，恐怕只是我一個吧？

回時我看到車站上有人賣着碩大的石榴，那可愛的樣子誘我買了兩個。

在車上，你跟我取去了小刀，剝開了石榴，把那一粒粒晶瑩如瑪瑙的石榴肉，分一些給我，放幾粒在自己的小嘴裏，又分一些給我。剝完了第一個，又剝第二個。

我真有點捨不得吞下那紅亮似寶石的小顆粒，因為我曾私下把它們比作你。而你却殷殷地催我快吃，甚至把它們塞進我嘴裏。我只好把它們緩緩吞下，讓它們帶得我心曠神怡又酸又甜。

你總談記得，我家門前空地上種着的兩棵石榴樹吧？這兩棵石榴樹所結的石榴不大，也不像我們在車上吃的那麼甜。不過，它們開的花卻是殷紅的。

自架在殷紅的石榴花下，看了你那和棉花相映的嬌紅笑臉，我對石榴遂有更深的喜愛；我遂私下把那石榴晶瑩的小顆粒比作你。

然而，去年秋，當我為了生活不得不背上行囊，帶着一顆憂郁的心離你遠去的時候，我從你的眸子中意識到你對我的愛，已不如往日那麼深切。我只有默默地祈求：着，不要讓我們分離時

的揮手，揮去了我們往日的一切，揮去了你對我的愛！可是，我的祈求卻跌落在雲霄之外了！

如今，已隔了一年，我們竟已真的分手！我除了咬緊牙根，默默地把眼淚吞進肚子以外，還能說些什麼？

我並不敢怪責你的離去，只怪我自己為什麼沒有辦法留住你。每個人都有權利選擇自己的所愛，不過我總覺得你的選擇感到悲哀。你聽了這話，或許會笑我這話是酸言酸語。我不打算為自己辯護，如果你確是那麼笑我。

我承認你是現實的，而現實原本是一件好事。但你現實得幾乎忘了一切，只看到他的多金，不看到他荒唐的行徑。

我是個愛幻想的大孩子。我有許多天真的夢。這些夢並不一定能夠現實，但我總相信它們是美好的，是有它們存在並現實的價值的。所以，我拼命追求它們，期望它們有現實的一天。

我不迴避周遭人們對我的冷嘲，熱諷，甚至攻擊！這需要吃很多的苦，同時也需很大的勇氣。也許，我的夢會一個也不能實現，而我就這樣默默倒下，被黃土澆埋，被人們遺忘。

而你，而你是個聰明的女孩子。你活潑，美麗，許多人都喜歡你，愛慕你。你實在沒有理由陪我吃苦，受罪。何況，你是那麼現實的一個，你怎能永遠陪我做夢呢？所以，你終於離我而去！我雖感到悲傷，但是我並沒有怨恨……

今天傍晚，從外面回家，偶然抬頭看見門外兩棵石榴樹中的一棵——我已許久不注意這兩棵石榴樹了，我深怕看了要心酸——結了一個好大的石榴，我遂想起了你，想起了你和石榴花相映的笑臉，想起了你在車上給我刻的石榴，想起了蘇丹公園的漫步，想起了你給我的兩顆紅豆，想起了……我又陷入了回憶，我又陷入了深深的悲哀裏。

不要想你，不要想你！一聲聲，一聲聲，我辛酸的告訴自己：那美麗的一串回憶，想多了只有害自己啊！我不能再想你。……失落的已永遠失落，追憶只有痛苦。（註）

我記得彷彿有誰唱過這樣的一首歌。這首歌正唱出了我的心聲。

善目珍重呵，美麗的你！不要讓愛你的人為你嘆息。
我願給你深深的祝福，祝你永遠幸福美麗。

稿於一九六一年十一月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七日重修

註：這小段是一首歌中的一段，不敢掠美。

青春，跳躍

「青年，人類的春天！」

年輕的生命應該是跳躍的，跳躍裏有青春的氣息。青春像一棵迎風搖展的樹；舞，盡量的舞！那怕舞得頭昏目眩，那怕舞折了腰肢！

你，煩惱，去吧！你，拘束，去吧！我們要向大海揚帆，要在生活的熔爐裏鍛鍊！

曾經為了躲避羣友無聊的嬉戲，我們登上兩英里遙的半山上的水池去釣魚，在大熱天裏，才攀到目的地，停下一喘氣，天空忽然哭喪了臉，頃刻來了傾盆大雨，我們把外衣褲蓋在唯一的雨衣內，在池畔，在大雨中追逐，呼嘯。倦了，坐下來默默釣魚。不怕雨水濕透身體，不讓雨水使身體僵硬。

曾經為了熟悉海濱的黑夜到黎明，我們在海濱宿夜，靜着兩眼向睡魔戰鬥到天亮。深夜裏海風呼呼，海浪沙沙，除了這，四週沒有別的聲音。我們唱起「青春之歌」……低沉，激昂的歌聲，與呼呼的風聲，沙沙的濤聲互相沖激！黎明來到，我們駕起小舟，追向那海裏躍出的朝陽。

曾經為了充實自己，我們共同連夜苦讀。那一個偶然睡醒，「拍」的一響，書本就會敲到頭上。

——醒醒，不要貪睡！

窗外黑藍的天上，星星在眨着白眼，或者是月兒散着銀光，我們都是一樣。倦了嗎？我們來合唱一隻「海燕之歌」，用低沉的歌聲，要把疲勞驅散，別把沉睡的人驚醒。休息幾分鐘頭，明天在陽光下又是幾條好漢！

曾經為了鋪路，我們拿了鋤頭在亂鋤，把泥土鑿得滿頭滿身，歡笑中像幾個怪物！但，別害怕，沖洗後的身體是那麼純潔烏亮！

請別笑我們的生活沒有規律，請別笑我們的生活過得荒唐。

青春像一棵迎風搖擺的楊；舞，盡量的舞！那怕舞得頭昏目眩，那怕舞折了腰肢！我們要向大海揚帆，我們要在生活的塔爐裏鍛鍊！去吧！你，煩惱與拘束！

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無聲的絃琴

夜靜。天上星光閃爍。

那一顆是北斗，那一顆是南極；那一顆是牛郎，那一顆是織女？我獨自在舞台上辨認，要與她們相識。真有趣啊！她們一閃一閃，亮晶晶的，你也不侵犯我，我也不騷擾你：大家默默無言，心靈的深處却息息相通——他們同時把微笑拋向人間，同時把人們的心頭照亮。

喜悅襲上我心頭，我要歌唱。

取來了懸在壁上的提琴，調整了絃音，對星星奏起小夜曲，舒伯特的，托爾尼的，德列哥夫的，海頓的……繼而轉奏「梭羅河之戀」，優美柔和的旋律，帶我向另一境進：

那一天下午，克勒最靈的提琴練習曲把我難住了。練了一遍又一遍，都無法把困難克服，終於教棍硬的手迫得停下歇一歇。

回過身來，看到一位馬來朋友站在宿舍門邊，微笑着。我認得他是替人理髮的，時常踏着一輛同車在村裏兜生意。我感到有點失措，因為我一向沒有機會跟馬來朋友接觸，馬來話只懂得三

兩句，實在不足以招呼一位馬來朋友。

然而，他向我說話了。我不得不招呼他進來坐。

看了看我攤在桌上的提琴，他拿起來細細觀賞。我點頭微笑，做一個拉琴的姿勢，他拋給我一個會心的笑容，就拉奏起來了。是「梭羅河之戀」，拉得極熟練的。不自覺地，我隨著琴聲輕哼起來，這樣，他拉奏得更起勁，索性連眼睛也閉起。

大抵年輕的日子裏，他也曾在梭羅河畔留連吧？「梭羅河之戀」這首歌的旋律中，也許正蘊藏着他的一段纏綿綺麗的回憶。可惜的是，我不懂他的語言，他也不懂我的話語，不然，我或許會聽到一個動人的故事。

拉奏了幾首歌，坐了一會，他就去了。我猜想他以後不會再來，因為我給他的是無言的招待。

幾天後的一個晚上，天氣悶熱得很，坐在煤油燈下，更覺得無法看書。我拿了小提琴，坐在門前的樹下拉奏。這時，遠處有燈光向宿舍移來。燈光移到我的面前，我看清楚是那頭髮的馬來朋友，他的腳車架上還夾著小提琴呢！

沒有談話，沒有釋解，微笑中我知道他的來意。我把自己的提琴放下，拿過他的提琴來試了試——有優美的音質。

他拿起了我的提琴，我們就這樣「合奏」起來。有時候他先開始，有時候我先起頭。大家一同演奏的歌曲就合奏，只有一個懂的歌曲，另一個就在一旁欣賞。

夜深了，我們握手而別。

以後，有時他看我的樂譜，有時他自己帶樂譜來，我們時常這樣一同拉奏。我們的友誼便這樣展開了加深了。

年底，我決定離開這間學校，找來了同事老張做翻譯。他知道了這消息，憂鬱浮現在他臉上。沉默了許久，他猶豫交換小提琴做紀念。我有點猶豫，因為他的小提琴比我的要好得多，我怎么以不大好的換取他的好的提琴呢？他堅持著要交換，我默然接受。……

今夜，在星光下，用他的小提琴奏起「梭羅河之戀」。我更心懷念這位不知名的馬來朋友。六年後的今天，我的馬來語已有進步，而我卻沒有機會向他說明我的思念了。

願星星替我寄意。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廿一日完稿

仙人掌

「鈴叮叮叮，鈴叮叮叮……」廣袤的沙漠上響起一陣急促的駝鈴。

——水！何處有救命解渴的水啊！

廣袤的水早已沒有半滴，沙漠的旅人有無限的焦急；倘若再是這樣的找不到水，數年跟自己相依為命的駝鈴，就要丟了自己要取用的水囊，而遭受毀害了！沒有了駝鈴，自己在這沙漠上又怎能找到生路？

啊！前面有一點綠影！

漸漸眼睛，綠影還在，沒有看錯啊！這回我不會在沙漠裏喪失生命了。

趕駝鈴追到綠影。許久許久，到了！是一株仙人掌兀立在黃沙上。

躍下駝鈴，割取一片仙人掌，解了久渴。再把仙人掌放下，放入行囊，踏上征途。……

靠窗的桌上，精緻的小盒內種着一株仙人掌，常常這樣這樣的帶我向幻想中的沙漠去旅行。都市的喧嘩，生活的煩惱，時常在我凝視這小小的仙人掌時忘掉。

我愛仙人掌，這擺在案頭上，青綠的，永遠把那多隻的臂兒向上攤開的小植物。它樣子樸素，平凡，帶一點孤單的氣氛，伴着一片寂寞的情調。在沙漠上，它日以繼夜地在蒼族人向蒼天祈求甘露。如今擺在案頭，它還是沒有把它的心願拋開。

它沒有胡髮那麼嬌豔，玫瑰那麼熱情，百合那麼清香。它不會像菊花被稱為隱士，像蓮花那樣被日為君子，也沒有多情的落葉來化作春泥。它不能在外表上顯出它的華麗，也不能在體內吐出醉人的芳香。只要些許白沙，幾滴清水，它便長得青青；絕不像別的嬌弱的花草要人侍候，要人呵護。它不愛浮華，也不喜歡誇張，永遠是那裏疏疏，但卻不變色，不凋謝，帶幾分剛強，從來不頹喪。

第一次愛上仙人掌，是偶然的一個機會裏，到朋友的花園去觀賞。

嘩！大大小小許多的仙人掌在排列着，我的眼睛不禁為它們一亮。

「好多可愛的仙人掌啊！」

看了半天，我還不忍離去，終於朋友給了我一盆小小的仙人掌，我好像寶貝似的把它捧回家，擺在書桌上，它使我滿書本筆墨的桌上，增添了一份清新悅目的綠意。

然而，它給我的不單是清新悅目的綠而已。每當天氣轉熱，我在房裏悶熱不適時，看到了翠綠的它，一點也不因為天氣的悶熱而煩惱，還是那麼若無其事地站立着，我漸漸地就會把悶熱忘

記而處之泰然了。在寂靜的燈下默默地工作或寫稿，懶意或疲乏向我襲來，偶然抬頭看見它那帶幾分剛強，從不頹喪的神態，像在我笑的確信，又像在鼓勵我談及時努力，我就會燃起一根香煙，吸它幾口，打起精神再繼續我該做的事。有時候受了打擊，躲在房裏唉聲嘆氣，驟然看到只喝一些清水的它，就能那樣剛強不拔，我又會鼓起勇氣面對生活。

我愛仙人掌，它就是那樣給我許多冥想和生命的啓示。

稿於六二年元月

除夕晚上

月影橫橫星光燦爛，是團圓的除夕夜晚。嘈嘈的鐘聲已敲過十一响，小鎮開始了她的沉靜。這是一個充滿着歡樂，喜悅，甜蜜，憧憬的夜晚啊，小鎮似乎不應該這麼早就沉靜下來，幾個在冷清的街上經過的人也許會這麼想。然而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小鎮沒有紅燈綠酒的歡場，小鎮的人們並沒有早早進入夢鄉。他們也沒有到附近城市裏去找尋歡心，他們是圍在家裏享受難得的團圓，幸福填滿在每個人的心坎上。沒有美酒也沒有佳肴，但這却阻止不了他們的歡樂！粗劣的土酒和韭菜一樣可以醉飽，最好的酒菜也不能把憂鬱者的愁腸解開。

朋友，你聽！小屋裏正傳出陣陣悠揚的琴聲，這是我們幾個遊子在歡樂時，我們的小提琴手正閉着眼睛在為我們拉奏「天使小夜曲」，朦朧的燈光下圍着我們一羣在傾聽。

琴聲停了，掌聲與笑聲一起暴出，還夾着康康的酒杯聲。

在我們的臉上找不到憂鬱的影子，雖然我們都遠離家園。我們不學古時的騷人，在離家的佳節裏吟出哀哀的詩篇。我們雖也懷念着家人，我們却以最愉快的心情遙祝他們健康快樂，希望他

們也以同樣的心情祝福我們。

以愉快的心情度過別離和苦難的日子，我們將有美好的明天，我們將永遠得和家人團圓——大家都這樣堅信。

在這團圓的夜晚，我們要歌唱，我們要傾訴，我們要憧憬。

當領子唱完了「歡樂的夜晚」，小風說他的題此刻一定在明淨的窗下，對着星空為他唱着「杜鵑花」：

「……哥哥！當你回家來，我把杜鵑花，插在你的胸前，不再插在自己的頭髮上。……」

小風的夢一般的話使我們感動了。我們都希望有那麼一天，回去讓人家把杜鵑花插在我們的胸前。所以，在靜默了一刻之後，大家都爭着訴說自己的理想。

林說：「如果能夠，我願意是船或橋，使世界上的人都能因我的引渡，而解除心裏的隔膜。」

「我願意是炭與火，使每一個寒天人們都能在溫暖中度過，如果能夠。」雲說。

這些話我們將永遠記着。

晨星以熱情的眼睛默默向我們告別，天色快亮了，我們都倒在床上，養好精神以便迎接明天

的朝陽。

六二年二月十一日于大山棚

燕子帶來的思潮

這窮困的村莊我第一眼就看出丁她的憂鬱，然而我終於不得不住在這裏。

對這貧瘠的村莊我一絲也沒有輕視，只不過我怕見那些憂鬱的面孔，這會增加我心靈上的負擔，雖然我深深的同情着他們。

使我感到喜悅的是宿舍的圓窗的小窗。我實在沒料到在這個地方，會有這麼美麗的窗櫺，使我熱烈地生出愛意。

窗外是一種不太高大的針葉松，細幼的葉兒疏落地低垂在窗前。窗內望出去是帶圓的天。不著大空是潔白，明藍抑或復紅，圓前的景色永遠美麗。遇到月明的夜晚，從針松的疏葉間望着銀光滿地的月亮，啊！這美麗我無法形容！

今晨窗外飛來了兩隻燕子，停落在晒衣裳的鐵線上。我很少看到燕子停在這麼低矮的地方，特別注意她們的光臨。只見她們愉快地交換了兩個呢喃，就匆匆向天邊飛去，不再回頭。

啊，是舊時的相識來探聽我的訊息，要帶給這萬的故人？謝謝你們啊，小燕子！請把我的祝

福帶給他們。

在另一個窮困的鄉村，我也經過一段的時光。那兒的房屋疏疏落落的散落在木薯、煙草和「角豆」之間，不像這兒的屋子有次序地排列着。它們的共同點是貧窮。

在那兒所能見到的多是為生活驅滿皺紋的面孔，年青的雖然身體黑黝黝，面上却難得帶有笑容，因為整天在園地裏賣力，黃昏回家時他們已帶着滿身疲乏。

偌大的一個鄉村，該有四五千人吧？可是到學校裏讀書的孩子，還不過兩三百個。難道他們不信任學校，不知道學校教育的重要？

不！他們是知道的。當他們偶而在路上遇到我們，還會慌忙不忌的露出他們幾乎忘掉了的笑容，叫一聲「先生」，「先生」肯到他們家去坐，他們認為是莫大的光榮。

「那裏來的這麼多錢哪！就是不用交學費，也得要買書，買簿子和吃哩的錢呀！飯有得吃已經是幸運了！」當我們問及為什麼不把孩子們送進學校時，他們總是這樣苦笑着。

有一次來了一位學生家長，在學期剛開始的時候，腳車架上坐着一個三四歲的小孩，掛着兩行鼻涕。

「先生，我想……我想……」他終於喃喃地說出他要把這個孩子放給那在我班上讀書的哥哥照顧，因為他們沒有了媽媽。他自己要去工作，沒有時間看管這小孩。

燕子帶來的思潮

教室那能作為托兒所？其他的兒童不是會給這小東西搞得無心上課？然而你看著他那雙紅的

眼眶，聽著他那可憐的聲音，你拒絕不了他！

村裏實在太多在芭地裏胡鬧，撈得在枝門外的小東西。由於他們的影響，那些唸書的也不把功課放在心上。

幾個牛青的伙伴，看著這貧瘠而似乎無望的鄉村，心裏著實也染上了悲涼。在黃昏的時候，總是帶著自己手抄的教材，分別到那些沒有機會進學校，而又可以受教的貧民家去，盡一些力量，以減輕自己心上的負擔。

這些熱情的伙伴實在值得憐戀，但我終不得不離開那兒來到這個地方。這兒也有幾個年輕的朋友，但願不久能和他們夾著自己手抄的教材，到那些可憐孩子的家去。……

啊！甚麼時候，這許多貧困的村莊，能擺脫它們的不幸？

一九六二年三月七日稿

夢裏太平湖

——記一個夢

又再遭受得太平湖的美景，是當我做夢在柔床上的時候，星星滿佈天空。

那一夜，我們幾個年輕小伙子，偷得空兒又聚在一起，在一家開滿七里香的茶園內，對著一天閃亮的星星，暢談我們的歡樂，痛苦和理想。夜闌時分，才帶著疲乏的身子和興奮的心情，回家睡在床上。

夢裏從茶園走出，我們就到太平湖畔留連。幾十里的路程，在漫步中頃刻就到——怎禁得住那嚮往的心啊！

太平湖靜靜地躺在夜色裏，仰望著天空。天空中有朗朗的月，閃爍的星羣。真是一個奇怪的夜晚啊！有風星也有月亮，而且都是那麼明亮，和那月明星稀的夜晚真不同呢！

然而，這奇異的天空，並沒有把我們吸引著多久，我們要去看玩的是太平湖。

太平湖畔盛開着胡姬，朵朵散紅的木棉花夾在胡姬中間。七里香的粉白花兒也怒放著。啊！還有楊柳伸着細長的枝葉，隨着輕風在戲弄湖水。菩提樹直立在那兒，揮着葉兒在那月朗的奇異天空歡呼。

「奇了，太平湖畔那兒塞了這許多胡姬，木樨，七里香，楊柳和菩提樹呢？」

當我正在這樣沉思，樂兒打水的聲音從遠處飄來，抬頭就看到一艘小巧精緻的船兒漂在湖畔，船上有柔和的燈光，圓潤低柔的歌聲從船內送入耳鼓。船內有朦朧的人影。一個人站在船頭向我招呼：

——朋友，上來遊湖聽歌吧！

我們幾個互望一眼，便輕快的跳落船去。船內迎出來的並不是什麼歌姬，而是一羣年輕熱情的男女。大家熱烈握手後，就步入船裏。

「擦」的一聲，船頂被推開了。

原來船頂還是活動的。隨著船頂洞開的同時，船內四周的窗兒也被打開。仰望可以看見天空，平視可以看到四周的景色與湖水。

桌上擺滿了糕兒，水果。晶瑩的玻璃杯裏盛着的是鮮紅的葡萄酒。

仰首極了一杯，不知是誰帶頭唱起了「桑塔，露西亞」。

歌聲擊落了樂聲，也擊破了夜的沉寂。剛才平靜的湖面，此刻已充滿了歡樂與熱鬧的氣氛。

當歌聲逐漸低落，我偷眼望上咖啡山。

咖啡山上亮着蓬蓬的燈火，像星星，在銀星爭光鬥。月兒展臉笑了。

展着笑臉的月亮隨着我們的船，我們的船隨着映在湖裏的燈光，燈光隨着盪開的湖水，繞着湖中凸出的小島穿梭着。

船到那兒，笑聲也說到那兒，把躲藏在樹枝上的鳥兒都惊飛了——這些夜鳥們是不該在這兒偷窺我們的歡樂的。

碟上不存一片糕果，晶瑩的酒杯空了，月兒也沉落在西山，我們的船也靠了岸。

跳到岸上，圍成一個大圓圈，我們這一羣年輕的朋友們，翩然跳起了一個集體舞，一面跳，一面唱。

這時候，咖啡山頭漸漸露出了圓臉的太陽。

陽光照着大地，也輕叩我的窗門，我遂在床上爬起。……

一九六二年三月十日完稿

以為是個夢

人生的遭遇有時候是變換不定的。

記得那年，當我在一月初去時感到不安，住久了有點留戀的鄉村住上一年後，我又不捨不捨地想起，依依地向她告別，離心懷索滿了淒涼。

「真的就捨別了嗎？」當時我確實禁不住這樣想。

事實告訴我，真的是這樣就別了。不容許我再依戀，不容許我再回頭，縱然我夢裏有她的影子。

第二年開學的前一天，我又晚起行囊，向另一個鄉村進發。

巴士在曲曲折折的山路上奔馳，把我本來沉着的心抖得更沉落了。

約莫過了兩個鐘頭，當我的眼睛幾乎被路兩旁的青草綠葉染綠以後，我才被巴士拋落在村口。這時候已是暮色蒼茫了。

我向村民詢問教員宿舍的去路，他們給我指示了一條兩旁長滿了茅草的小徑。

開着白花的茅草在微風中向我招手點頭，我也細心回答他們的招呼。

本來，在這樣的暮色裏，要獨自走過像這樣長滿茅草而整長的小徑，我總會擔心有毒蛇什麼的向我衝來，然而，這時候我的心卻沉重得連害怕也忘記了。

走着走着，前面出現了一排整齊的房屋，有着粉白的牆。

「這該是宿舍了。」我想。

走近白牆，迎面走出來四個青年，都穿着背心短褲，手裏拿着乒乓球拍，嘻嘻哈哈的。看見手提皮箱的我，一猜就知道是他們新來的同事。

「你是風吧？我們還以為你今天不來了。」

我只是微笑着向他們點頭。

「來來來！我們帶你去看看新房。」

一個搶去了我的皮箱，一個拉着我的手，一起向「新房」走去。

「我和方跟你同居，恐怕會打架。」

一個高個子的指着一個皮膚怪黑的小伙向我說。

「哈……」

以為是個夢

幫我整理床鋪後，他們一一自我介紹，大家熱烈握手。

「喜歡玩乒乓球嗎？跟我們一起來。」

我對乒乓球確有點興趣，在他們的催促下，便跟他們一起走。

我們在學校的小禮堂裏玩到十點多才停止。回宿舍時見到了校長。我們跟他談了一會就去沖涼。

沖涼後我們又擠在房裏東拉西扯，到快十二點了，才倒在床上。

我來時的落窠一下子都給這幾個傢伙冲散了。

他們熟睡，我翻轉在床上時，我懷疑自己是做了一個夢。

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一日稿

牛車、回憶

很久不曾見到牛車了。

我曾以渴望的心情，倚窗期待着那古老的牛車的出現。

終於我在今天下午看到一輛載滿着柴枝的牛車。在主人的皮鞭和「達達」的呼喝聲下，兩隻壯健的黃牛以沉着的步伐走着，一聲不呼，更無視於肩下沉重的負擔。

在破舊的牛車上，坐着呼喝揮鞭的主人，自己卻被汗水濕透，而且有點氣喘的樣子，看來是半分也比不上肩膀上負着重担的黃牛，但我知道另有一種無形的生活重担，把他壓得喘不過氣來。

對於牛和牛車，我曾經是熟悉的。

坐在古老的牛車上，叮叮噹噹，搖搖擺擺地在路上走着，心中充滿着喜悅；這是童年時候常有的事。

去到牛車主人的家，和他的孩子們玩一個下午，然後又坐着笨重的牛車回到家裏。

「好玩嗎？」

眉毛花白的祖父，看到我回來，總是把我抱在他的懷裏，笑嘻嘻地問。我微笑着一聲不响的偎在他的胸前。

如今我已失落了這童年的夢。

那時候，父親在遠地教書，媽媽和我們幾兄弟跟祖母和叔叔他們住在一起。祖父和叔叔開的是打鐵店。打鐵店除了做刀，斧，鋤頭和其他鐵器之外，還做牛車輪上包著的鐵皮，大轎小轎的牛車因此常到我們店裏來。而我也因此認識了許多牽牛車的人，常到他們的店裏去玩。

他們多是住在鄰國裏的，小小而破舊的亞答屋內，就住着他們一家。

年紀幼小的我，並不知道他們是如何被貧困包圍着，只曉得他們的生活比我們差得多。我愛到他們的店裏去玩，是因為他們的家有些旁着小溪，有些靠近山腳。我可以和他們的孫子到山上去呼嘯和採野果，或到小溪去捉小魚。深愛我的老祖父，就常爲我無法滿足那許多捉來的小魚而搖頭嘆息。

我的那一般友伴，最時常跟他們的牛在一起，可沒有養成牛的神氣。養成的却是牛的堅忍精神。他們在一連串的拾柴，砍柴，割草等工作之餘，還是歡天喜地地跳來跑去，到處玩耍，絲毫也不把他們的辛勞放在心上。他們會玩的東西可多着呢！我就時常拿打他們那兒學到的遊戲，來向

其他小朋友們炫耀。

我們打鐵店的工作，也和牽牛車一樣，是辛苦的。打刀打鋤頭等要費許多的力氣，而把鐵皮套上牛車輪，更是一件緊張而激烈的工作。

鐵皮是硬鐵鑄的，要把它套在牛車輪上，就得先把它搗進熱熱的火窟裏，燒到紅通通，然後四五個人用鐵鉤把它鉤起，再放到預先放在地上的牛車輪上，用鐵鉗，鐵鉤，鐵鎚，乒乓乒乓的把它套上車輪。那紅通通的鐵皮一遇到木製的車輪，就會著起火來。所以一把鐵皮套好，就要把「火輪」推到水溝去把火浸熄。

這緊張而費力的工作，在我們孩子們看來，是件有趣的玩意，因此我們總是遠遠的站在一旁欣賞，呼喚……

進步的交通工具漸漸代替了古老的牛車，我們的打鐵生意也就漸漸冷落。

現在，我們已不再經營打鐵生意，所以也遠離了那一般牽牛車的朋友。見到了如今僅存的幾輛牛車，我心中就會不期然的泛起一種說不出的情緒，同時跌入我失落的童年的夢境裏。

那些不再牽牛車的朋友，他們的生活是不是已經改善？他們的孫子，我兒時的友伴，現在可好？

我深深地懷念着童年的生活和那些闊別的友伴。

六二年三月卅一日

在海濱

往往喜歡在失望的領域中找尋歡樂和希望，這不知是人類的剛毅還是愚昧？明知跟一大堆陰熱和不穩熟的朋友，到海邊租一個水棚來渡假，是不會有什麼樂趣的，但每次我都會抱着僥倖的心情，跟著人家去住在海濱。這次聽說去的人只有相知的十多位，我又像尋寶探險那樣跟著隊伍出發，讓頭頭腦腦的巴士把我們載上渡輪，載向海邊。

初進水棚時的確只有十多個，但陳陳壘壘的又來了許多男女。我一看見心裏就發了毛，連問一聲主持人到底因了什麼也耗費氣力，就獨自溜向離水棚不太遠的一家咖啡座，叫了一杯咖啡為這日叩着，直到吃晚飯的時候才回去。

晚飯後說是去玩遊戲，請每個人都要留下來。

等到開始玩了幾個節目，我就知道他們搞的是什麼把戲，借故溜了出來，走向夜的沙灘。腳步落在沙灘上的輕微響聲，給澎湃的浪潮擊落了，顯得有點寂寞，正像我這時候的心情一樣。不過，我並不感到空虛。

這時候夜已撒下墨黑的巨網，眼前呈現的是一片昏沉，只有泊在這處的輪船上，射出幾朵閃亮的光，像是什麼精靈頑皮的眼睛。

佇立在浪花與細沙邊張嘴，讓去了又來的海水沖擊着雙腳，嘩呼呼的海風把衣衫吹得飄飄搖搖，並傾聽海濤訴說著亘古的故事，我連寂寞都給抖落吹散了。

夜深了，我慢慢踱回水棚，那一羣男男女女還在玩得嘻嘻哈哈，我悄悄溜回房，換上了睡衣，拿了一張席和一隻枕頭，走回剛才佇立的地方。這裏已經有幾個漁人橫七豎八的躺著呼呼入睡了。

「跟他們做個伴兒也好。」

我遂在附近的一個角落上鋪席躺下。海潮的聲音，給聽起來似乎更加嘹亮，有如千軍萬馬在奔馳，然而和我的愛靜默是一致的。我感到海潮的喧嘩像一首催眠曲，和那些人聲的干擾是絕然不同的。

我的心跟著浪潮澎湃，澎湃。天上數着的是半明半昧的星……

……朦朧間給人搖醒。原來是一個漁人把我誤認為是他的同伴了。發覺叫錯了人，說聲「對不起」，就跟同伴跳上漁船出海去。

我看看夜光錶，才四點鐘過些，這麼早他們就出海打漁，海裏還是昏沉的一片哪！

「在這昏沉的大海裏，不會迷失方向麼？」我望着逐漸遠去的他們這麼想，但我馬上發覺這顯然是多餘的，他們很快的就會找到那海裏躍出的太陽！

心兒隨着他們的漁船出海，耐着性兒在黑茫茫的大海裏找尋太陽，過了一點多鐘，果然發覺東方露出一縷黎明的曙光。漸漸地，照出了一個高大的山影。我知道太陽並不藏在海裏，而是躲在山後，沒有這麼快露臉。我還是耐心等待，一面注意着天空的變化。

東北角上，海的盡頭的遠山也映了出來，隔着一層薄薄的雲，像夢中的美景。我腦海裏閃過了優美的詩句——山在虛無縹緲間。

隔了一會，那虛無縹緲的山巒的天空變色了；下面是縹緲的青藍色，上面飄着幾朵灰紅的雲；一片大草原的景色映在我的眼前。我彷彿騎着馬兒，趕着一大羣駿馬，在那大草原上奔馳，漸漸就像駿馬的嘶叫，我的心震盪了！

許久許久，太陽才露出山頭，它並不像離自海上那麼殷紅的球，而是一團圓潤的白，像風駕雲，一會兒它就進入雲天……

我的興緻給發熱的陽光蒸去了，於是回到水樓，收拾行旅，告別了那一羣朋友。

一九六二年四月廿八日。

山脚下的黎明

高大的山腳下有密密的膠林，膠林裏有疏疏落落的人家，霧氣濃厚地罩着樓閣密密的枝葉，也罩着散落的藍苔屋！像煙，像濃濃的煙。

屋裏冒出的炊烟這時候也混在霧氣裏，只是你看不見。看不見的烟正向霧氣裏撞，不斷地撞，想把那重重的霧氣衝散，想把霧氣趕回它們寒冷的小家鄉。

「醒醒，醒！醒！」忽地裏響起了一聲雞啼，接着是四處裏傳來一陣陣的雞啼，像是在爭着訴說他們看見了炊烟，希望炊烟趕快跑去霧氣；又像在高聲叫喊，叫喊阿波趕快把他金車駕來，趕跑了霧氣好讓他們得到溫暖。

阿波羅有欲欲離鄉團圓玩笑，久久還不在天邊透出半絲的亮光。炊烟失去了趕走霧氣的熱忱，也混霧氣裏成為它們的兄弟，一切都在寒冷裏抖索。

生活的巨輪離開了疏落的小屋的大門，門內閃出幾盞的燈光，脚車聲，鐵桶相擊聲。

「好早啊！」

「早！」

沉著流行的生活之歌，在這個地方這個時候奏起，虎虎的山風催著樹葉在作單調的伴奏，偶而也飄來幾句清脆的歌聲，宛如大合奏的樂曲中穿插著的小號。

飢餓了一夜的蚊蚋，才呼喚眼睛就在放肆。牠們爭著向那些向綠蔭開刀的人們進攻，嗡嗡（口旁）地吼著在說：

「這是天公地道，你們剽取別人的乳汁，我們吸取你們的血液！」

（這些虫豸們！牠們永遠不會知道，是人們培植了橡樹，而森林卻像母親那樣哺育著她們的兒女。牠們呢？什麼也不做，只生了一張長嘴就要吸人家的血液，還要散播病菌！）

儘管蚊子是怎樣的剝奪，樹膠的手卻毫不停息，一彈過了又一彈，一行過了又一行，要盡量快呀！百十樣的橡樹，要在太陽還沒有完全高漲的時候割完。

東方的天上露出一絲白光，阿波羅駕的火輪金車就快來到，割膠的手更加忙亂起來，在這兒奏出的生活之歌，現在轉入了進行曲的速度，聲音也較複雜起來了。

太陽終於探出了半邊赤紅的臉兒，割膠的工人也紅著臉，抖落一身的晨露，笑向黎明的太陽

一九六二年四月

街燈、老人

黎明前的天氣特別冷，黎明前的懸空也特別濃，要在這個時候從溫暖的被窩裏爬起來，心裏就是一百個不願意。

本來是可以不必那麼早起的，但年輕的心總是那麼愛燈光愛熱鬧，怎麼也不願意在星期日傍晚搭最後一班的巴士，回到那沒有電燈而又寂寞的小鄉村去，所以我只好在每個星期一的早晨，搭早班車回到那鄉村去上課了。

開往這鄉村的巴士，一天只有四趟。第一趟是在最早六點鐘些開行。

我住在五點多鐘，當家裏的人還在被窩裏熟睡的時候起身，獨自走在冷冷清清的晨街上，匆匆趕到車站候車；如果是冷天，還得抖擻在濃霧的風裏；倘若下雨，那更苦不堪言了。不過，碰到心情開朗的時候，我也會像那些夜行人那樣，吹起冷的口哨，背上負著慘白的微燈亮光。

車站永遠是寂寞地蹲在那裏，像等待情人似的等待那劃破晨街的岑寂的巴士。在車站上候車的似乎永遠只有我一個人，沒有什麼人需要在這麼早起跑到那小鄉村去，除了要趕去學校教書的

我——這巴士是開往小鄉村去載十多個到這小鎮來唸中學的學生的。

「沙——沙——沙——」我會在這時候聽到一陣陣這樣的響聲，發自另一條街上。

自從時常在晨早候車於這巴士站以後，我就知道這聲音是出自那掃街的印度老人。矮小的身材，拿着一隻好像比他更重的，用一根大竹筒綁着細竹製成的掃帚，掃着，掃着。

他好像每天這個時候，都剛好掃到車站對面的另一條街，就停下來拍幾口煙，然後再掃過車站這邊來。

「早安。」

「早安。」

見過幾次面之後，我們就時常這樣互道早安，有時候還交談幾句。

每天大清早，街上還沒有半個人影，就儘在掃着掃着，這種工作該是使人感到孤單和寂寞的，但從幾次簡短的交談中，我知道這老人，一點也不以這工作為苦。

做着那無聊的工作，工作辛勞的事情，而覺得自己的工作雖微小却有意義，因此不以為苦，這矮小的老人在我眼中彷彿成了巨人。

你瞧，他身後的道路，已是光潔一片，任風兒狂吹，也刮不起一絲廢物。他是把道路當作自己的家一樣小心的掃。

看著他那認真工作的樣子，我常常感到自己該是多麼的可嘆：每星期只有一天需要早起，就感到苦不堪言了。倘若像他那樣每天都要早起，我又會怎樣悲嘆、埋怨呢？

每天，在冷寂寂的早晨，陪伴這老人的，除了他自己握着的掃把，和他掃街時發出的「沙沙」聲響之外，恐怕只有那一支支遠遠地屹立著的街燈了。

街燈以冷冷目光注視着老人，它們似乎更爲自己的存在感到驕傲——自黑暗到來，它們就把街道照亮到現在，如今且等待太陽來接替它們的工作。

然而，它們到底還是同情並讚許着老人的，它們用自己的光亮，照亮了老人矍鑠的老眼，也驅散了他心頭的黑暗與恐懼。

老人似乎也對街燈懷着敬重，在他休息的時候，總是那麼有意無意地對那遠近的街燈們望上幾眼。

街燈與老人，老人與街燈，他們應該是互敬互愛，相依相靠的。他們都是默默地工作的無名英雄啊！

當太陽照亮整個大地，街燈與老人都停止了他們的工作，這時候他們該是帶着喜悅的心，看着這充滿朝氣的大地與人們吧？

睡吧！孩子

太綽給那些遠來的頑皮的星星們吵得老早就躲到山後去了，黑暗已經緊壓着大地，小窗外的膠林傳來聲聲的虫鳴。

孩子，你為什麼深鎖着雙眉？不是已經亮燈了嗎？

怎麼？你說膠林裏的虫鳴像悲歌，一聲聲震撼着你幼小的心靈，使你感到一顆心只是往下沉，往下沉。

孩子，我說，你別憂了，虫兒是愉快地在歡呼呀……你聽，你聽！一聲聲唧唧，不正像我們的笑聲嘻嘻？她們正熱烈地在互相呼應呵！

你總是有那麼多的憂郁。

記得那一夜，我們在月光下散步。

圓國的月亮在我們頭頂上的天空浮游着，像一隻莊嚴的天鵝。天幕是深藍的，周遭的幾朵白雲，像她紅手兒翻出的波浪。天幕的景色是美極了。

池上的景色也不錯。銀光下一切都顯得那麼柔和。近處人家門前的幾株美麗的木槿花影，迎着月光在微風裏搖擺，隱約像美人臨風輕舞。左邊遠處，有幾株不知名的老樹矗立在那兒，那些老樹，在月光下好像精神矍鑠的老人。遠山淡淡的影子，被月光映了出來，如夢如烟。

四周是一片寧靜。

假如這時候有人在月光下，用小提琴奏出優美柔和的月光曲或小夜曲，那該是怎樣一個動人的情景呵！

不知什麼時候，天邊飄來了一大塊烏雲，一下子就把明亮的月兒遮住了，眼前是一片昏沉。

你很快的就從快樂中陷入悲傷的境地。你詛咒烏雲，你詛咒黑暗。

我告訴你烏雲裏正藏着光明。你搖頭不信，可是，只消一刻，你就不得不相信了我的話，因為月亮很快的又露出她的國臉，烏雲輕微到別處去了。

「不要把事情想得太壞，應漸漸樂觀點。」我於是向你這麼說。

當時你點頭表示同意。

然而，今夜聽到膠林裏虫兒的歡呼，你怎麼又憂郁起來了呢？孩子。

讓我在這裏告訴你一個動人的故事。故事是簡單的。

那是說一個孩子，有一天遇到了一件不幸的事情：他的雙腳被汽車碾斷了。

睡吧！孩子

當他在醫院裏甦醒過來的時候，人們以為他知道自己的雙腳已經失去以後，一定會痛哭流涕，悲
哀得不再再活下去。但是，他沒有。當他知道了自己的生命已沒有了危險，他含淚笑了。

「我還有一雙手，我還能跟別人一樣地服務人羣。」他說。

聽的人都感動得說不出話來。

這是一個多麼勇敢堅強的孩子啊！

孩子，我看到你的眼角似乎濕潤，你也深受這個故事感動麼？

這的確是一個動人的故事。聽了這故事，你不該顯得堅強點麼？

不錯，人間到處都有苦不幸，黑暗也充滿了人間，但人間的黑暗和不幸不會永遠。當黑暗和

不幸過去，光明和幸福就會到來。不能有太多的憂郁，不能有太多的眼淚。

……夜深了，睡吧！孩子。今天黃昏時天邊落霞一片深紅，明天的太陽一定美好。

稿於六二年六月四日

琴聲

暮色，嫵媚地來了。

陣陣歸鳥，把蒼茫的黃昏，負向那遙遠的天邊。

完成了一天艱難的行程，我來到近海的一家小飯店，負着一包小小的行囊，也負一身疲乏。

洗了一個爽身的冷水浴，拭去了大半疲勞，明亮的電燈已旋開如朵朵的微笑，推開精緻的小

窗，舉目望外，只見遠處右側有一座莊嚴的回教堂，那高而圓的屋頂，讓椰樹的葉子覆上一叢長

髮，像一個端莊的美人。一輪皎潔的明月高懸天邊，把銀白的光芒，投射海上。海裏銀光閃閃，

潮聲沙沙。

潮聲像洗衣女搓去衣服上的污穢那樣，淘盡我胸中的煩悶，使我聽得入神。

不知什麼時候，飄來了一陣悠揚的手風琴聲，把我喚醒過來。

是誰在這個時候這個地方，把悠揚的琴聲奏起，讓這處雄壯的潮聲作為伴奏？

這琴聲，是由熟練的指兒彈奏出來的，並不像許久以前，我在家鄉時老是聽到的單調的琴聲

那時候，我還在中學唸書。白天醉心於籃球運動和嬉戲，非到晚上八、九點不肯做功課。每晚在燈下做功課時，就會有一陣陣單調的手風琴聲，騷擾着我的清靜。

那真是教人頭疼的可厭的琴聲，彈來彈去，總是那幾首歌，而且指法笨拙，又不懂得以左手配音。

左右鄰舍的人，都有點怕聽這可厭的琴聲。許多人都當面諷刺他或在背後講他的閒話，然而那彈琴的人，却好像麻木了似的，不論人們如何嘲笑，他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彈到夜深才睡。

那愛彈手風琴的人，是一間雜貨店的伙記，三十開外的年紀。

大概是沒有家或者家離得太遠，我很少看到他離開雜貨店到外埠去。他總是那麼默默工作着。

我就不明白爲甚麼他時常要彈那聽了使人討厭的手風琴，在靜靜的夜裏，把夜的寧靜給破壞了。

有一次，我把他對他的琴聲的感覺告訴他，並問他爲甚麼不怕別人的諷刺和嘲笑？

「連你也這樣說，這實在是我想不到的，我以為雖然有人嘲笑，但也總會有人了解我的。我不喜歡作無謂的應酬，不泡咖啡館，不作不正當的娛樂，閒空時彈彈手風琴，打發時間，娛樂自

己，這又有甚麼不對？我沒有天才，又沒有從過師，當然彈得不好。但我不準備登台，彈得好不好，又有甚麼關係？你說是嗎？」

他用一種懷疑而略帶鄙視的眼光看着我說：

當時我聽了他的話，並不表示甚麼，只是心裏覺得他有點迂。

過了許多年，自己有了些生活經驗，偶而記起了他的話，覺得也不無道理。那時，大家對他的琴聲，大概都抱着偏見。他那單調的琴聲，真可能搞到大家都心緒不寧麼？

現在，他的手風琴總減彈得有點進步了吧？他還是像以前那樣，差不多每晚都彈着手風琴麼？我真希望能有機會回去聽聽他的琴聲。

窗外的琴聲，這時候更加悠揚了。

我在床上躺了下來，閉着眼睛欣賞，在潮聲和琴聲中，朦朧睡去。

一九六二年六月廿四日於大山脚

荷鋤的老人和我

踏着落葉和枯樹，有時也踏着月色，我時常在晚上十點過後，走着一條曲折但不很長的小徑到那老人的屋裏去。

老人多是遲睡，而我也有些遲睡。

每夜在油燈下改卷看書，等到看厭了書或改好了卷，我就會想起這老人，而毫不猶疑的把門帶上找他去。

老人是孤獨的，在夜靜的時候我也感到孤獨。

我不知道老人叫什麼名字，我只叫他「老伯」。他似乎也感到沒有需要知道我的名字，只叫我「先生」。

第一次開始和這老人在晚上談天，是我到這小鄉村來教了幾個月的書之後。

那一天晚上，我到小店子去買香燭回來，經過老人的門前，他恰好坐在門前抽煙，看見我走過，就招呼道：

「先生，來坐嗎？」

我早在這之前知道這老人了。他時常在荷鋤去田畝和回家時遇到我，和我寒暄。

我猶豫了一會，就跟他坐在一起。

他是個健談的老人，第一次坐在一起，就教我夜深才回。他愛抽的是紅煙，我愛抽的是一「雪山」，我們各自抽着自己的煙；我們之間第一次就沒有過份的客套。

這之後，我就時常到老人的屋裏坐，有時帶了一兩包茶葉。

抽着煙也喝着茶，在只映得出模糊的燭光的下，老人談着他的過去，他對生活的態度。我傾聽着，偶而說一些當天報上看到的新聞。從多次的攀談中，我知道老人過去也有過一段快樂的時光，有過美滿的家庭，戰爭使他家人死亡，剩下孤零零的一個，但他對生活仍充滿着信心。我曾經在他工作的時候到他的耕地去看。

一片廣闊的耕地上，種着許多黃粟，木薯，落花生，蔬菜。

老人的生活是儉樸的，這麼一塊耕地上的東西已足夠他一個人的生活了，他還不斷地把他的耕地擴展開去。

「何必這麼辛苦呢？這許多不是夠你老人家吃了嗎？」我笑着對他說。心想他年紀這麼大了，留着這麼多也沒有人來繼承。

「前人種樹後人遮蔭，以後什麼人拿去吃也好。」他似乎猜透我的心意，也微笑着。

「我自己不認識字，但我對讀書人是相當敬重的，因為讀書人多是有頭腦，有禮貌。不過有一點可悲的是，讀書人好像總忘不了自己的身份，以為讀了幾年書，就去找比較高尚的職業不可。一旦找不到工作或失了業，可就慘了，終日愁眉苦臉，不知要怎麼辦。我們拿頭腦的人可不同。割膠的工作沒得做了麼？沒關係！自己來養豬養雞，或者替人家做短工，或拿隻斧頭跟人家砍柴。絕不嫌這嫌那的，總在沒有辦法中找辦法。除非自己真的不能做。……」有一夜，我們不知怎麼談起了這問題，他的一番話使我深深地感到慚愧。真的！一般所謂知識份子，如肯卸下斯文的外衣，不也一樣能做各種工作麼？雖然做起來不比他們內行人做得好。

我看到燈光變了下去，油已經不多了，就起身告辭。

我感到這老人似乎也一如這漸漸變下去的燈光，但他似乎一點也不感到遺憾和害怕。

假如有有一天我離開這地方，使我捨不得的，除了那些天真的可愛且外，該是這個強的老人。

稿於六二年七月十四日

拾菜葉的孩子們

一座古老而莊嚴的巴剎，座落在我家的對面；像塔一般高聳而尖的屋頂，直刺向天空。全身是鮮紅色的，猶如一間古老的廟宇。只要我推開書房的小窗，迎接陽光或微風給予我和我的書房的親吻，巴剎的高大身影就呈現在我的眼前。

早晨我欣賞它的靜謐，傍晚我觀看它的寧靜。在落雨的時候，我更愛看它那沐浴在雨水中纖纖的身軀。我覺得雨水並沒有它淋得像落湯雞那麼狼狽，卻洗得像耕田的水牛走過泥塘裏那麼歡欣。雨水把它的一身熱氣和疲勞都洗去了。

當我面對著這古色古香的巴剎，在黃昏或在晚上，我時常會看到五、六個衣衫破舊，大約十一、二歲的小孩，每人手裏挽着一個大竹籃子，嘻嘻哈哈的奔向巴剎。

「怎麼他們在這個時候到巴剎來買菜，而且買得那麼多？是不是他們都有一個大家庭？不是他們家裏一下子來了許多客人？為什麼他們的父母放心給年幼的他們出來買這麼多的菜？……」第一次注意到他們，我腦子裏就閃過這許多問題。後來，看見他們同時挽着的是有點發黃

的爛菜葉，我才知道他們是拾菜葉來的。

原來從外地運來的蔬菜，往往是在黃昏或晚上運到巴剎。蔬菜一到，賣菜的人就得忙著把菜上腐爛或快腐爛的菜葉割去，以免把好的蔬菜也染壞了；一如賣葡萄或賣柑的人要趕忙把壞的葡萄或柑選出來一樣。而這些孩子們，就像螞蟥一下子就知道那兒有食物那樣，總是在賣菜的人忙著摘割菜葉的時候到來。

他們一到，就衝向那在地上的爛菜葉堆，匆匆從那些爛菜葉中撿取較好的，放在他們的竹籃子裏。那些撿菜葉的人自己的雙手也不停地忙著，從來就懶得去理睬這些像著蛆似地，在他們不要的菜葉堆上打滾孩子。

孩子們迅速地把菜葉堆滿了他們自己的籃子，然後把籃子放在一邊，就在巴剎旁邊的空地上追逐、廝打起來。直玩到精疲力盡了，才挽起沉重的菜籃走向回家的路。

這一夜，已過十一點了，我走到在街燈的風射下，把自己淡黑的影子畫在地上的巴剎旁邊，向冰水攤買一塊梨子來吃。我這時又看到那些拾菜葉的孩子們在追逐著。

「你們拾這菜葉回去——」

「美豬美豬呀！」

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其中的一個就這樣搶著回答。

「為什麼每次你們都要在這兒玩了許久才肯回家？現在又是這麼晚了？」

「我們在家整天忙著，這種時候不玩，還有什麼機會？」

話剛說完，他們馬上就繼續追逐，喊叫去了。

看著他們飛奔著的身影，並細細咀嚼他們這後面的一句話，我的心變得沉重起來，而我嘴頭嚼著的梨，卻變得淡而無味了。

六一年七月廿八日重修

沒有什麼

風來了，沒有甚麼。雨落了，沒有甚麼。日西下，沒有甚麼。夜降臨，沒有甚麼。海狂嘯，沒有甚麼。樹落葉，沒有甚麼。沒有甚麼，沒有甚麼……

那天，我走在你身後，你走在我前面。你快步，我快步，你慢步，我慢步。沉默掛在你的臉上，我沙啞的聲音敲不開你緊閉的嘴。風兒也覺着可笑了，掠着我的頭髮，如兒時父親用手掠着我的頭髮那樣，說我好便好便，而我只是困惑。「生氣了？」，我又說。「沒有甚麼！」你終於開了口。「你怎麼老跟着我？」唉唉！不跟着你到那兒去找你跟你說話；你始終不肯讓我到你家。

雲裏裹着彎彎的月亮，像隻孤獨的小船。我看不見小白兔，船上甚麼也沒有，太孤獨了，只有那些白雲，像夢裏的輕煙。月光慘淡，天邊靜靜，地上靜靜，「該有雙情侶在划槳，太孤寂了，那月亮小船，天罰太嚴。」「沒有甚麼。」你淡淡地說，眸子凝視着遠方，讓清風吹着你的長裙飄逸，吹着我的心懷冰冷。

園裏飄着淡淡的花香，七里香吧？不像，不知是甚麼花兒。四周很靜，每一棵小樹下都有人，有人在低語。來到臨海街燈下，不遠有一張椅子，該是個好地方。「坐吧！」你默然，但鴉下了。也許這兒有太美的情調，也許你心裏有我猜不出的高興，輕輕地，你哼吟小曲。目光駐足在你的臉上，太多的美流入我的心。最後我說：「你的眸子真美，還有你臉上那顆黑點。」「沒有甚麼。」你還是淡淡地，不像別人的嬌羞，不像別人的害羞，不像別人的佯怒。

路很斜，很曲，我駕車在路上走着，時常有事從看不見的側面攔過來，旁邊是萬丈的深谷。「真危險！」我望着前面對你說。「沒有甚麼。」你依然淡淡地，像是閉上了眼睛。……到了山上，俯瞰是城市，遠望是海峽，有美麗的船隻，片片的浮雲，淡淡的遠山。山上是清涼的風，各色的花，蒼勁的樹。「美，真美！」「沒有甚麼！」你仍舊是那樣的淡淡。

讓我在你的門外徘徊，沒有甚麼。讓我在夢中呼喚，哭泣，沒有甚麼。跟別人到南方「旅行」去，不再回來，沒有甚麼。為你夜夜在空階細數星星，沒有甚麼。為你焚去我的詩稿，沒有甚麼。

沒有甚麼，沒有甚麼，啊！我現在真是沒有甚麼了！

沒有甚麼

一九六四年

六月·斷想

夕陽之沉落如旭日之初升，大紅大黃，五彩繽紛，而一個是來，一個是去。夢挽一如現實，有聲有色，有血有淚。而一個是假，一個是真。假假真真，真真假假。在這假假真真，真真假假之中，我乃一迷惑之人。

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樂，你說慷慨激昂，我說如雷貫耳，最好莫如給孩子聽。孩子愛鬧，愛聽鬧的聲音，你可從沒有老師的課堂裏得到明証。然而，有人卻會在如雷貫耳的樂聲中沉沉睡去，一如私塾裏的老秀才在頭垂面前夢見周公！

有人說星星最愛哭泣，以那冷冷之睡眸。究竟爲了什麼？似乎沒有人知道。而我却在早晨的葉尖尋獲星星的淚痕，一如他們的眼睛冷冷。這些淚痕已在黑暗冷風中枯萎了一夜哦！

啊！風兮，風兮，何德之衰也！且來學那春秋時代的人，沿路高歌吧！怕又落得被稱爲瘋子一名。我只有笑，笑愛情之盡滅，笑秋風的多事。……我只有笑，哭月光之冷冷，哭希望之幻滅。

我不管誰是那唱「人生如夢」的歌女的師傅。只開始爲甚麼唱得那麼逼真，爲甚麼唱得那麼動人？既然是人生如夢，夢如人生，那爲甚麼不隨便唱唱就算了呢？無聊。無聊。更無聊的是那會見兩子的孔夫子，到頭來却得到一場淒涼。

巨輪飄過，廢墟上構築着危危的現代樓房，霓虹昏眩你的雙眼。現代尚有天眞地到水中撈月的李白不？尚有忠勇如漢都蘭者不？尚有多情如樂毅的不？且去；且去尋覓春花於天之涯，海之角。那怕太陽羞紅，那怕雪花皚白！且抽一根煙，飲一盞酒，想索這世界，忘記這世界。世界在水手的眸子裏是一片汪洋，在商賈眸子裏是一堆錢銀，在睡者的眸子裏是一片昏沉，在你的眸子裏呢？在我的眸子裏呢？……

六月的風，暖暖的，望眼於蘆葦的長長葉尖。小河發散着濃濃的味道，很泥氣。雲兒懶懶地在空中鉤着。六月的氣息很沉，太陽很烈。這氣息把我的思緒浮離。

你屈死風波亭的將軍阿！可聽過海洋的故事？海洋的故事很鹹味。有人站在甲板上，感覺搖落無數星星，嗚呼呀嗚呼起來。歌唱花開花落。但在低潮的日子裏，樹都在哭泣，船兒飄淺在沙灘上了，英明的海燕在那裏？且聽些舊日的歡笑呀！沒有人會在濃霧裏望見屋頂的炊煙。這時，如果有人提起愛戀的故事，就請他到地獄去！別讓愛戀把我們謀殺了。

把思潮的翅翼展開，涉入高高的雲間，以超然之姿向殆癡與奸詐已成爲深奧的哲學之人問俗

視，也俯瞰靜默的海洋。

海啊，把人間的污濁洗淨吧！明天，明天該是個揚帆的日子。

六四年六月六日

無奈的無奈

昨夜又去看妳。

妳的朋友說妳不在，似乎有人說妳病了。那夜看妳笑癡狂的樣子，如今得知妳病倒了，倒也不算是個意外。

意外的是在那兒遇見了一個多年前的老同學。大家都訝異竟會在這樣的場合，這樣的情形下相遇。想起人生的變幻，當年的淺張壯志，他們都不禁相對苦笑。

兩杯啤酒落肚，他居然在人前大聲唱起歌來，使他的老同學更感意外。想不到當年沉默的他，如今竟會對酒高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他並不是受了曹孟德的影響，而是因為妳，妳使他學會了酒後歌唱。

實在不應該認識妳，在這種地方，且當青春已被歲月的河流埋藏在泥潭裏。一切在年輕的日子裏應該追求的東西，在青春消逝時再去追求，都可能是悲劇。一切的枉求，都是白費心機。他深切的明白這些道理。所以，一開始認識妳，他就先警戒自己，不要讓自己掉進那一張網，那一

張用黑黑長長柔柔的髮絲與靜人的歌織成的網裏。

——難道許多人都有過的東西，我就不該擁有麼？生命只有一次而人生也只不過是短暫的幾十年而已！爲甚麼我要把可能得到的幸福與甜蜜推開去。

他心中又有這樣的矛盾，他心中又有這樣的惆悵與迷惘，而他就被這些個拉進那張網裏了。

那網裏困苦的只有他，那欲哭無淚，那失魂落魄的他。他知道，妳是超然與自如的，圍繞在妳身旁的有那麼多人，他只不過是陷入網中渺小的一個。

然而，每當撫着妳冰冷的小手，他又似乎感到妳是在不覺中以他爲依靠的。就像前夜，妳在別人面前大聲的笑，却在他面前低低的哭。雖然那淚水不架在他肩膀，却染濕了他的巾帕，更把他的心浸得蒼涼了。

他沉默哭別哭，妳哭了我心難過。妳說我笑了你心裏有甚麼難過，你以爲我是在演戲是嗎？你唱秋水伊人你唱斷腸紅你唱三年第二夢，我聽了好聽不是哭嘛！

他聽了嘆口無言無法反駁。

他就是這種時常被敲得啞口無言，深恨媽媽爲甚麼把他生得這麼口拙。他只能握着妳冰冷的小手深望着妳，要把妳的影子埋在心中，想妳的時候可以清晰把它在腦海中映現出來。回家的時

候，他又說要把妳忘記不能再想妳，想妳會神不守舍，想妳會想斷腸。可是窗外，書上，壁上；……一切曾相識的不相識的物件中，妳的長髮，妳的眉眸，妳的笑臉總是浮現着。街上長髮的，穿密實的穿哈拉哈拉的都是妳。

他說他一定是前世欠了妳的，因此上帝罰他今世只能看妳。妳說妳要是有甚麼企圖就不要來找我，女孩子多的是你何必來找我。他說我不要來找妳我一定要忘記妳，因爲我想妳只有痛苦，可是第二天他又去找妳又去看妳。

他瘦了，妳也承認他近來瘦了，可是妳怎麼也不相信不承認他是爲了妳而消瘦，他說他爲妳失眠爲妳心碎，妳只是笑笑，笑得他心裏好酸好酸，好疼好疼。

他說他是最沒有耐性的，爲了妳他學會了忍耐，忍受着妳的冷淡，忍受着妳給他坐冷板凳，忍受着妳給他的氣，忍受着別人對他的嘲笑，忍受着……而妳，而妳却說：你告訴我這些做什麼？

妳說，他告訴妳這些做什麼？妳真的不知道他告訴妳這些做什麼？

當他生氣得像隻氣的婦人那樣向你發着牢騷的時候，妳又會像一隻溫柔的小綿羊，靜靜地忍受着他的牢騷，久久才低聲含笑問他說夠了沒有氣消了沒有？他用力抱着妳的小手，妳也只笑着說是肉做的會痛的，爲什麼妳不跟我地罵他一頓，好教他一氣不回頭？在他氣呼呼地離去時，妳

還會笑問什麼時候再來。

雨後的月色分外淒冷，雨後的海灘也特別寧靜。今夜，他又在海灘上獨行。他總是這樣的在海灘上獨行着，帶着滿懷的惆悵與使愴。妳永遠不肯陪他到海灘來。難道在海灘踏着那潔白又柔軟的細沙，一同看星，看月或看日出，或看浪濤的澎湃，漁船的盡深，海鷗的飛翔不好嗎？或划着小舟衝破浪花，晒晒太陽晒去妳的蒼白不好嗎？或者，像那許許多多弄潮的人兒，在海裏追逐浮遊。

只有在夢裏，妳才肯陪他在海邊挽着手兒漫步，而夢境偏又是那麼朦朧短暫難覓，醒來時只留下一片空白與滿懷的悵惘。這悵惘又不知要比夢境長了幾多呵！

知否？昨夜他是踏着蹣跚的步履帶着一顆破心回家的。同屬妳的朋友，她們沒有一個肯告訴他妳的心事。是妳不會告訴她們，抑是妳不讓她們告訴他？妳說，打着一個燈籠睡在牀上，他怎麼安然入夢？而那漫漫淒冷的長夜，他又怎麼來渡？

他總感到妳對他未免太殘忍了一點，而妳却說女孩子若不殘忍，更不知要怎樣被男人欺侮了。妳相信他是這樣壞的一個男人嗎？

有人說失眠夜是哀傷夜，真是一點兒也不錯。當今朝醒來，他真不敢去看鏡裏自己的臉色是如何的蒼白！

月光下的沙灘更顯得潔白。不！應該說是蒼白，像妳的臉色，像他的臉色。

沙灘上有許多說不盡的故事，尤其是月光下的沙灘。然而，這沙灘上就偏沒有妳和他的故事

！
那個林竹君說，無奈何無奈何，我倆的恨事多……他只感到無可奈何的不是別人，也不是妳，只有孤獨的他！妳說是不？

稿於六四年七月卅一日

今夕何夕

今夕何夕！黑，黑，天空是墨一般的黑。沒有雪白的月亮，沒有眨眼的星星。我知道月亮躲藏著，星星也躲藏著，在厚厚的烏雲背後。她們的光亮是依舊冷冷而矜白，在等待著適當的機會鑽出雲層，讓大地承受她們的光亮冷冷又慈悲。我也知道烏雲正不斷地壓向山頭，因為風正急，樹們正在作最原始而又瘋狂的舞蹈，搖擺，彎曲。彎曲，搖擺，拔節。如我們披白髮讓風們帶去，帶去作異鄉的飄零。而飄零又何妨？在這詩人欲化身為樹的年代。

藍天下靜默的海此刻不再靜默了。他已吼叫着，用軟軟而又堅硬的齒輪啃噬沉默的岩石。沉默，沉默，你頑強的岩石呵！驕傲，倔強，不畏浪潮啃咬如磨礱。千萬年如一日，迎接陽光，迎接風暴。那種漠然之姿，那份勇氣，真教目稱萬物之靈的人類愧死！

今夕何夕！冷，冷，狂風正馳向海岸旁邊的礁壩。沒有人影，沒有叫賣聲，沒有喧嘩。這兒談有音樂，談有露天電影戲，把寂寞的人們引來這裏，而這些都到了那兒去。只讓草們在風中哭泣，夜鳴虫在悲歌，想家中有幾個水手在酒吧間傾杯痛飲，依依呀呀地唱著告別海洋之歌，告別

海洋，酒吧是他們的溫柔鄉。

忘不了，忘不了……唱歌的女人忘不了的是她的戀情，而水手忘不了的是他們廣闊的海。今夕何夕！風緊。我們且把嘆息交給風，交給風中的塵土，交給天上疾走的雲。在黑暗的掩映下，路已模糊。彷彿我們跌落在墨黑的畫布裏。畫布上沒有月亮，沒有半顆眨眼的星星。此刻，宇宙是光的。此刻，此刻最好是閉上眼睛，呼呼睡去。在睡夢中尋找春之花枝之實，在睡夢中高唱數聲年年。要走向前路嗎？摸索。摸索。且忍受美石的割割，泥濘的沾身，石塊的絆倒。在黑暗的掩映下，路已模糊。路已迷失。

今夕何夕！有人企圖吹起那銀色的短髮。而短髮太短，吹不醒長埋地下的正氣歌者，吹不醒樂不思蜀的醉者。知道麼？黃昏已給風們吹老，太陽老早已躲在山背後。空氣太冷，會把一切都凝住，那怕是聲音。鮮花呵！鳥語呵！陽光呵！你們隱身何處？還有綠水，青山呢？我們的希望難道也凍結在冷冷的空氣之下；從古埃及的金字塔，從那水自天上來的黃河，時間的面容尚窺然呵！在此時刻，我們在那節的懸崖上，將何去何從？

風掃著沙塵自眉間掠過，髮間的髮露不知能掃去多少？若此時佇立海灘，風中的浪聲和胸中的浪聲不知誰高？迷茫，迷茫。一切都在迷茫也在激動中，而夢深鎖著。

今夕何夕！無數的空酒樽躺在火爐旁，且讓他們去沉醉，無數的雲兒競馳在海灘。且把記憶

讓海水埋藏。呵！姑襲啊，月光與花開之影最姿勢。而今夕沒有月光，只有狗們的吠聲獨獨，只有你眸中的閃亮是一團春天的花朵。

啊！今夕何夕！在黯淡的燈光下，搖滾樂翻滾着！狂人的歌聲翻滾着。瘋狂，瘋狂，不瘋狂就是反常！你狂躁的藝術遠逝吧！值得多少錢一斤？人們要的是歡樂，不管是怎樣的歡樂！誰愛看那呆板，愁苦的臉譜？聽談言如飲香板，忠言如飲藥汁。香板乃因此充滿了每個角落！冷冷的風迎面吹來。啊！今夕何夕！今夕何夕……

六四年八月十二日稿

辭春者

單是那點綠，那充滿生機的颜色，就不該被投入烈火。難怪你看到那些綠綠的葉，與那些枯黃腐朽的被焚時，眸子裏閃着淚影，臉上爬憂憤。願不該被焚毀焚燒，還要接受輕風的愛撫，雨水的滋潤呵！

五千年的文化加傳統的奉獻一個堅韌的網，而你是雲是霜，不能受春風的撫慰；投進春的懷抱，你將失去自己。

你是瓶中的獸，只能聞到，只能望見春的鮮花與微笑，而捕不到，不能補。

當你知道春的美麗可愛，籠已困你久久。春是飄進一盆迷人的鮮花，有紅的颜色，濃郁的香，而清風帶香氣惑你，春花「以美之視覺誘你」。你欲衝撞。只要一次，你說，只要擁有那醉人的春花一次，你就死去會是快樂。而你不能，你知道衝撞之後籠不破而只會倒，而那完整的春花將被籠之傾倒壓碎。

而她的微笑是最神秘的語言，她的愛戀是你最大的痛苦。四月到六月，你在她的藍邊與淺笑

中迷失自己，像一隻多天的爬虫。

咬咬，是一朵純潔的花呵！你欲親近，不能親近；你欲逃避，無從逃避！你徘徊，低吟，困惑，悲泣，但最終你「仍以理智鞭撻感情」，揮出勇者才能揮出的一劍！

是的，你的榮耀是：你還是一個人，帶一顆赤心！

稿於六五年七月廿八的晚上。

註：引號內之文句，乃引自宋子衡的小說「四月到六月」。

遠去了潮聲

潮來潮去，誰還記得記憶的點點滴滴？早已化輕煙於空間，隨風飄去，再也無法尋覓踪影，而我猶難忘那潮聲，那海濱小丘上的小樓。……這就是澎湖國皇帝所謂的「銷魂獨我情何限」了吧？

昨夜夢魂，又回到那長長的海灘。

我呼着如今早已被人遺忘了的「南海之晨」，你彈動彩筆，描着海那邊的景色。海浪洶湧，洶風急，而我們的心潮是平靜的，滲着淡淡的蜜味。

轉身時，我躺在白色的世界，你的來臨是我最大的欣慰。我怕看家人愛戀的目光，然而你的眸子裏似乎含在憂鬱中另含有一些什麼，使我在絕望中重新獲得勇氣。這大概就是為什麼我總愛記着你，當然，當然還有許多許多別的因素。

今年的雨水特別足，輕微的惆悵，總是和着雨水緩緩地在我身旁飛繞。空氣是那樣的潮濕，天空又那麼昏沉，密密的雲層，藏着你憂郁的身影，藍天已在千里外了呵！在藍天上，我才祇看

到你破開的笑臉。

知否？我的琴匣已蒙上厚厚的塵土。我怕聽我那點對低沉的琴聲，我怕它在飄落中，不知道該在何處落足！

唉！我回前那兩株石榴，在結滿了果實之後，已不復有昔日殷紅的花朵了，那枯瘦的枝樑，掛着幾片殘葉，看來好不淒涼。她過去那嬌艷的姿容呢？

不過，你爲我手栽的那棵紫藤花，在我細心的呵護下，仍保持着欣欣向榮的豐采，留住了我的一些喜悅。

我願就做一朵小小的蘋果花，
輕輕落下，離開那樹樹冠，
沉沉地睡在你柔軟的懷裡。……

我也願做一個光亮的小蘋果。
讓你摘下，當你走過的時候。

你曾經在紫藤花架下，對我輕輕地唱過這樣一首令我心醉的歌，想你早已忘記這事了，而我總讓那輕柔的歌聲纏繞着，無法安寧。

淒冷的黃寒宮，讓太陽和十一號的登月艇踏碎了。杭恩朗的左腳踩在億萬年來，未曾有過生

物的處女地，頓然使我想起我們多年以前一同觀看科學幻想影片「宇宙人」時的情景。

那時我們覺得這些似乎是不可想像的事，如今已成爲事實，而我們盼望成爲事實的期待，却跌落在水之淵，成爲一個教人心碎的梦——這是怎樣的一個意外！

唉！潮聲遠去，剩下的爲什麼總是這些蒼白茫然的記憶？難道就不會有陽光滿地，汗水和活力的時刻麼？啊！我該該聽聽戰馬的嘶鳴了！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七日稿於燈下

風箏

風已吹來，樹影斜斜，風箏升起。

藍天裏，一隻，兩隻，三隻，大的，小的，各種形狀，各種圖案，構成各種姿態，點綴天空，無窮的天空，除了一片藍色之外，只有幾片白雲，需要點綴，他們就放起風箏來點綴，讓它多采多姿起來。

風箏在空中遨遊，嬉戲，那姿態是輕盈的，瀟灑的，似乎自由自在，無拘無束，時而直沖蒼穹，像高飛的雛鳥，時而追逐雲朵，像飛衣的小燕。當然，也有些姿態遲鈍，有氣無力，像病弱的麻雀。

放風箏不單是孩子們的事。

風來時，他們就把風箏放起，然後盡量地把牽着風箏的線放出去，讓它們去飄蕩。線放得越多，風箏就越高，高得成一小點，高得看不見。

放風箏需要線，長長的線，越長越好。

當然，放風箏也需要風，沒有風，風箏無法升起。不過，不能刮狂風，狂風下風箏要斷弦。斷了弦，風箏就沒有風姿了。它們只能飄搖，飄搖到不知何處去。只是風箏總有斷弦的時候，就像琴弦，總不能不斷，當弦太薄或拉得太緊，這是無法避免的。

放起了風箏，就可以聽到風箏的故事，看到風箏的故事。

風箏有好多好多的故事，長長的，短短的，好聽的，不好聽的，可悲的，可喜的，可愛的，可恨的。

風箏似乎只能永遠跟着風向，好可憐的，向東，向西，向南，向北，都不能自己，連飛高飛低，也不能自己，那線在牽制着。偶然有一兩隻風箏，在狂風裏掙扎，掙斷了線的牽制，卻離不了風向的牽引，結果就撒在了一羣怕風箏的孩子的手裏。

不知是誰第一個發明了風箏，風箏就這樣被大量地製造着，只是為了那一點看它們飄蕩聽它們嗚叫的樂趣。

走到那裏都可以看到風箏，只要是風箏季。風箏在天空飄揚着，嗚叫着，有些甚至顯出得意洋洋的樣子。

什麼地方最適合放風箏？

當然，那是在海邊，當風向吹向海面的時候；或是在那風吹低見牛羊的草原上，沒有樹木，沒有樓房，風寧可以沒有阻碍地飛。

然而，世上並不盡是海濱與草原，風寧還有更多悲慘的遭遇，那種風寧掛在樹上或電線桿上肢離破碎的樣子，就隨處可見了。

只是，風寧還是被放着，只要有風，不管風從那裏來，風寧還是在各處飄揚，嗚呼……

七三年七月廿五日

漫步在長長的海灘

我又來到這長長的潔白的沙灘，海浪仍以榮榮盛盛的白花迎我。濤聲仍向我歡呼。只是，我已不是跟一大羣伙伴呼嚕而來的十八歲。

孤零零的，我負手踏看落葉與凄冷而來，只爲了遠離那一棵樹，那一棵使我常在夢中狂呼而醒的樹。

海湧的波濤，該能把我沉郁的胸懷蕩開吧？我蒙上憂郁的眸子，讓浪花來洗淨。

望向海那邊，只見右面是模糊的遠山，左面是水天一色的湛藍。海面波濤起伏，點點帆影點綴其間，彼岸的岩石，在抗拒着浪花的衝擊……

望着這些，我的胸懷遂逐漸開朗了。

可是，隱約間，我又彷彿聽到「白鷺」，那首西班牙水手愛唱的悲壯的歌。憂郁又像小毛虫

沙！沙！

漫步在長長的海灘

波濤澎湃的聲響一陣响似一陣。那不是風吹那一棵棵的濃密枝葉時，所發出的聲響嗎？

那一天，當夜幕低垂，天上星光閃爍，風輕吹。我胸中忽然充滿了說不出的激動之情，遂步去找那栽滿珊瑚的庭園，走向那一棵輕歌的樹。那時候，我根本就不會意識到會在那裏讀出如許相思如許憂郁。

對着皎白月色或燦然星光，在夜香花樓下，慢慢地呼着橙汁或檸檬茶，聽輕風吹着樹葉發出的清歌，讓那被微風吹落的白花飛在髮間，是多麼富有詩意而令人陶醉啊！誰又會料到，結果則是那麼令人驚愕？我只是不明白，我一生的遭遇，為什麼總是這樣的壞？

「快！快！」

這時候的我忽然聽到一隻不知名的海鳥發出這樣的叫聲，絮絮向那那邊飛去。這聲音在我聽來，似乎又變成了「快！快！」牠彷彿在告訴我說，我的運氣就是這麼的壞。同時，這又好像有時我用食指彈向那一棵樹的樹身時所發出的响聲那樣，總是「快，快，快，快！」的。快和壞，為什麼會連在一起？只有那一棵樹知道。

海風吹散了我的頭髮，也吹亂了樹的葉子。我遂想起在小時候，每當我做錯了什麼事，父親總愛用手掃着我的頭髮笑我說：「慢子，慢子！」我是一個運氣壞透了的慢子！

我真有點後悔我不該在那一棵樹下，訴說石榴的故事。當時它默默低頭，我只道它寄我無限

的同情，現在我已知道它罵我我太慢。

回頭望向來路，只見一排長長的足跡印在雪白的沙灘上，像憂都在我心裏，那麼多，那麼長的浪的海灘，這時候還是只有一個人，而那孤單的人就是我。望着海潮的起落，我真有太多的感慨！

海鳥依舊悠然飛着，波濤依舊拍打着岩石，陽光依舊在海面泛起金黃，海風依舊輕吹，樹們依舊輕舞，遠山依舊在藍天白雲下，小舟向它橫着……一切都沒有改變，為什麼心情竟是那麼樣的不好？

每一次在樹下歸來，我的心都好像多了一些什麼，又好像失去了一些什麼。這種情懷，真是難以描摹呵！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覺？為什麼明知去了回來總是這樣，還要苦苦在那一棵樹下留連？

啊！我知道，你枝頭盛開的白花，一朵朵都是我情感的凝結；為什麼風來時，你總要將它們從你枝頭搖落，不讓它們在你枝頭結果？難道那些白色花朵，真那麼不值你的一顧？

前面沙灘上，好像有個孩子在種花。我快步走過去，發覺那孩子居然就是我自己。

一隻小螃蟹向那棵花樹橫爬過來，又一隻小螃蟹向那棵花樹橫爬過去，各把牠們的眼睛高舉

着。

我不知道牠們望着什麼——是望那一棵花樹，還是望着我？

風越來越大，不待滿來，那棵小花樹就被吹去了，吹向遙遠的那方。

我只望這一陣陣的海風，能把我的郁悶吹開，誰知道它只吹亂那高高椰樹的長髮，只吹亂我那斷不斷的愁緒，還吹去了我栽在沙灘上的小花樹！

唉！緣何風也要對我這樣苛刻無情？

我只有把頭壓得低低，漫無目的地走着，踢着細沙，踢着沙上的小石子，踢……

許久，許久，我偶然抬起頭來，竟又發覺一棵樹挺立在我面前！

唉！這一棵樹，原我要避避的那一棵，怎麼這般相像呢？不！我不要走近這樹！我不要！我開始向我來時的路奔去！

這時候，太陽早已在海裏躍出，並且掛得好高。天已熱起來了，只是，我發覺我的手還是好冷好冷。

七三年七月廿六日晚稿

黃昏，總是黃昏

許多人說黃昏是美麗的可愛的又相思又斷腸。

是的，他們說黃昏的落日燃燒點點湖的大地，黃昏的雲點燃着街道，黃昏的屋瓦更朦朧，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你我那一段又甜又酸的記憶，就有許多在黃昏裏織成。

每一個星期天，當我們共乘的巴士在荷蘭樹腳停下的時候，就是黃昏穿起她微紅淡黃的時裝在天際展示的時候。

高大的荷蘭樹腳下，縱然是我們轉換巴士的地方，但這裏並不是一個小鎮。在樹的對面大路旁邊，只有一間小店子孤零零地開着，讓人猜不到它的生意從何而來。因此，荷蘭樹腳四周，總是靜悄悄的，除了偶爾經過的車聲劃破了周遭的寧靜。

這個寂靜的地方，正是我們同在樹葉的縫隙間欣賞黃昏表演她多彩的時裝的地方，也正是我們忘了天地間的一切而陶醉在幻夢裏的地方。落日的餘輝往往透過葉子，照紅你帶着淺淺梨窩的

黃昏，總是黃昏

較好面容，使我時常望你望得失去了魂，待你嬌羞地喚我，我才倏覺過來。

巴士到達學校村外時，黃昏尚未過去。我們就在漫天雲彩下，走向那條通往學校的長長的小路。

那小路時而靜得只能聽到我倆足步的聲音，時而又充滿了我們的笑語。

寂靜的小路可愛的小路相思的小路呵！如今當還無恙地悄然繞在那兒，可是你已離我而去！你可聽過，林竹君唱的那首「往日的小路」？每當聽到這首小曲，我就會想到往日我倆在黃昏裏走着那小路的情景，痛苦就會爬上我的心懷。

記憶中那條小路是筆直地到達盡頭的。誰知我倆的愛却不是那樣的呢？這大概是因為常在一起走完了那條小路之後，黃昏就悄然告別，天色就逐漸黑暗起來的緣故吧？

有時候我們到得較早，放下行囊，坐在宿舍前的千秋果上的時候，黃昏仍燦然，天應一片純紅。

千秋輕微著，就在這輕微中，我們細語輕笑，不知暮色的到來，心中充滿幸福與憧憬。

時常，我會低聲唱起歌來，你傾聽著。你總不大愛唱，可是一唱就教我迷倒。我明明在你身邊，你却老愛唱那「人隔萬重山」。也許，當初你早已把別人的影子隱藏在心裏，怪不得後來你悄然離我而去，像那美麗的黃昏，留給我一個淒然的夢。

長是黃昏怕微雨，那是古人的憂郁。那時節，我們不但怕微雨黃昏，甚且大雨也不放在心上。

試想，兩人共撐著一把小洋傘，站在枝葉濃密的大樹下，四周除了我們，就再也看不到一個人影。暴雨在周遭呼嘯，狂風戲弄著我們的頭髮，把你長長的青絲和我的短髮纏在一起。雨點斜打在我們身上，打濕了衣裳。我們的手兒冰冷，但兩顆心却是熾熱的。

那漫天的雨點，正像綿綿情話，洩不盡訴不完。

巴士到來，我們就依偎在車廂裏聽黃昏雨在車窗外用不同的雷語奏著優美的旋律。然後，我們又一同走著那條長長的小路，用細碎的脚步踏一曲夢魘。

你可記得，每天晚飯之後，也正是黃昏時刻。我們總愛在學校的草場上散步，看陣陣的歸鳥投林，或漫步在村郊小徑，欣賞村莊裏迷人的黃昏。

這些個黃昏，在我說來是難以忘懷的，可是難以忘懷又如何？這一切的一切，早已像煙霧般不知消消失在何方了！

這又是一個黃昏。

我獨自步上小橋，看落霞由紅轉暗，看河水東流。心想落霞終要變色，河水終要流去，心中倒有些釋然了。

黃昏，總是黃昏

誰知這時我耳邊又响起了那哭泣王子哀唱的聲音：

……在那個黃昏裏，你為我寫下詩，使春風吹過我心底。一句句一聲聲……它使我每一年每一天每一刻都難忘記……我發誓不再去回想你，為什麼總是要記起？……

我不要聽這哀哀的聲音，而它偏偏震盪我的耳鼓，教我痛苦教我心碎！

啊！黃昏，但願這世上再也沒有黃昏，但黃昏總在每天依時翩然到來，喚起我的回憶，加深我的痛苦！

一九七三年七月卅日重修

今夜雨落着

風兒們都隱藏了，不再閃着她們明亮的眼睛。

今夜，窗外風聲呼呼雨聲淅淅。黑暗中狂舞的椰樹，像披頭散髮哀呼的婦人。

站在窗前，我凝視着漆黑如墨而風雨呼嘯着的夜，只見一列出殯的隊伍如長蛇般緩緩前進。到達山頭，她們狂呼着。你的棺木，徐徐落下那陰黯洞穴，於是，一坯黃土，長埋英魂，你就這樣和我們永別了！想着如夢的人生，想着你遺給我們無盡的愛，我也禁不住淚下如雨。

那一夜，在睡夢中被一陣呼喚驚醒。推開窗門，朦朧中聽到魯明哭訴你在西卡上摔下不省人事的可怕消息，魯輝便匆匆和魯明到醫院去看你。我因不放心把年幼的孩子們留在家中，只能在案裏焦急。

黎明時分，魯輝回來，伏在我肩上抽泣着，說你已經去了，沒有留下一句話。

不可能的！這不會是事實，只不過是夢罷了！我心中這樣呼叫着。可是，室內燈光明亮，魯輝披一身黑衣，眼睛紅腫着，這不是告訴我這一切是事實了嗎？雖然你只有五十八歲，雖然你仍

寒風如還健步如飛笑聲亮！可嘆這一切都擋不住死神的腳步！

當孩子們得知他們的外祖父已經長眠時，大姐姐大聲的哭了。二妹三弟，年紀還小，只睜着他們烏亮的大眼睛，望着滿面淚痕的父母和姐姐，不知他們的外祖父，從今以後就再也會抱他們，買糖果點心給他們吃，買玩具給他們玩，帶他們去看戲遊玩拍照了！

懷着悲痛的心情到連你家中時，只感到大被哭聲被哭聲了。而你悄悄躺在帆布床上，身上裹着白布。我以顫抖的手把覆在你身上的白布掀開，發覺你的臉色是安祥的，雖然身上沾着一些血跡，你嘴角上還依稀掛着一朵酒然的微笑。

我彷彿聽到你說：「我去了，你們且好好的活下去吧！可不是嗎？我並沒有拖累任何人！」
「當我老到不能工作時，我就會悄悄地溜下海去，絕不拖累你們。」你平日總愛這樣對我說。

如今你果真這樣洒脱地去了，雖然不是溜下海去，但卻不受蒼老的威脅，不受病魔的摧殘！你離去得幾乎和你所期望的一般，只是，你不覺得你得太早嗎？你的男兒尚未成人，你的幼女尚在求學，而你的那些小外孫們，還需要你的疼愛呵！

雖然你離去已有一年有餘，但你的影子仍常在我們心上，你的笑聲仍縈繞我們耳旁。在感覺中，你似乎仍像往日一般跟我們生活在一起。

唧唧唧唧，夜鳴虫在叫着，昏黃的燈光，在風中搖曳。這鄉村的夜，是寂寞得難以排遣的。在孤零零的村校宿舍裏，夜更使人感到空虛。

常常，為了驅逐夜的無聊，你開了啤酒，聽我其狀。許多往事，就在你的朗笑下展開了。

揭陽鄉間的風光，你家中醞製的美酒，童年時的某一夜，你獨自提着手鎗，走向離家不遠的鬼聲吶吶的禁樹叢去打鬼的故事。你怎樣離開家鄉到暹羅，又怎樣由暹羅到連兒，連兒在日軍鐵蹄下的時候，你如何在深山裏過着艱苦的生活，如何與日軍對抗……

這一切，總是在我腦海中浮沉。

……夜已深，雨仍淅淅地落着。雨落在我園外的胡姬花上，落在你墳頭茅草的白花上，落在你舊居的屋簷上，落在我心上。

父親！父親！我聽到魯輝姐們在呼喚着你。她們在夢中喚你，她們已經熟睡。

這兩今夜太寒冷，落得我心田好濕好濕。且留幾荷落葉，靜聽雨聲。莫談新鬼舊恨，洩漏天機。莫談莫談，我不想再談什麼，而雨仍落着，落在茫茫的空野。空野裏有遊魂在遊蕩。

今夜的雨，今夜雨有太多舊夢。舊夢如雨，滴滴落在心上。魯輝說你不該太慷慨，以致身後妻兒不能過飽，而受你提携的人早已把你忘記。而我却想到你幾十年春風化雨，桃李滿門，把希望的種子根植在泥土裏，風雨中，早已開花結實，何必再計較他們去向的東西？

只是今夜的雨，今夜的雨使我想到你淚下如雨（平日你是絕對的英雄有淚不輕彈），當你和你失去聯絡二十多年的弟弟及侄兒女們重逢的時候，而你長眠至今，他們却音訊全無，杳如黃鶴。

·今夜的雨，就是笑他們的無情無義，就是笑你白流了重逢時的歡欣之淚吧？

一陣大風吹過，雨點便來叩打我的門窗，滴滴沙沙。今夜，我恐怕要在床上聽雨到天明了。只是我輾轉着，一點也沒有那盞紡車雨韻的情趣。我只是想到你的一生，你一生的遭遇。

七三年八月初

燈籠

在遙遠的那方閃着，帶着熱情沾着夢幻，像天上的星星，那些小小的燈籠。每一朵跳動的燭光下，都有一颗興奮喜悅的心。而那喜悅，就在那小小的跳動的燭光下流露。

每年，在銀白柔和的月光下，她有好幾個夜晚，這些小小的燈籠，都會流螢似的在輕飛，流動。那年年月月，就也這樣緩緩去了（只是那歲月之流的旋律，却永遠不能如那小小燈籠那樣輕快）。

在大街小巷，在那林村徑穿梭着，許多人的童年，他的童年，就被那些小小明亮的燈籠喚回了。

一隻金魚，兩隻金魚……在哥哥的手上，在姐姐的手上，他的手上，大頭，阿狗，秋葉，雪靈的手上。

那些顯得有些笨拙的金魚，一隻隻腹中都含着一把火，不是憤怒之火，是暖烘烘的喜悅的火花，在如水的銀夜中飄流，像夜裏海上漁舟點點的燈光，在搜尋夜的神秘，他們是在給這寧靜的

夜，增添幾許熱鬧，是給那碧海青天裏廣寒宮中的孤獨仙子，驅除那無邊的寂寞。

火，火，拿燈火，郎（人），郎，拿燈郎（誰）！

那興奮的歡呼，彷彿手搖雷品體收音機播出的聲音，時而清晰，時而模糊。

他拉着雪麗那因夜涼而顯得有點冰冷的小手，走在那穿梭在小徑的燈隊的後面，感到那冰冷的小手通過自己的手兒流入心中的氣流却是暖融融的。

看哪！這雙小情人手拉着手多親熱！

不知是誰這麼喊了一聲，燈隊在夜海中游動的金魚就停了下來，笑聲把樹上做夢的鳥兒驚飛了。

他們趕忙甩開了拉着的小手，小童兒在遠遠紅紙的燭光顯映下顯得紅紅紅紅。

啊！雪麗雪麗！握着兩條長長辮子的小雪麗，蘋果臉的小雪麗，大眼睛的小雪麗，愛她的小雪麗呵！如今你在那裏？他感到這是離他那麼遠，又彷彿那麼近，又那麼遠！啊！在這蜜也似的

銀夜，教我如何不想她！

穿過屋內的小窗，他望向屋外，小小的燈隊仍在遊行。

龍燈，彩鳳燈，兔燈，雄雞燈，麒麟燈，空中飛人燈……各式各樣的燈都有，比

起他兒時所有的金魚燈，不知要漂亮多少倍！

現在的兒童比我們以前幸福得多了，我們以前只有粗劣的金魚燈。

——真的！我以前擁有的也是金魚燈，好難看的金魚燈。

錄在他身旁的友伴也附和着。

他還清楚地記得，他和哥哥姐姐連同雪麗的金魚燈，都是他那白眉毛的慈祥老祖父給他們做的。

一隻紅金魚燈，不知要換多少年，那能像現在的孩子那樣每年更換呵！

那天傍晚，吃過晚飯，老祖父坐在屋旁陰涼的樹下納涼，他偎着祖父輕聲道：

——公公，我，我還要一隻燈籠。

——你不是有了一隻了嗎？

——我要給，我要給……

——要給，要給誰？要給你的小情人是不是？

老祖父眨起眼睛，笑嘻嘻地說。

他把頭埋祖父的懷裏，老祖父哈哈地笑了。

那天晚上，雪麗手上就有了一隻跟他一模一樣的金魚燈……

月光從芒果樹的葉間漏下來，地上有斑斑的白影，好像置身在清涼的溪流中，他深深地吸了

游牧散文

真有些北國秋天的味道呢，這夜。

彼此都沉默着。他不知道朋友此刻在想些什麼。他自己却是淪落在回憶中。好遙遠的回憶啊，帶着淡淡的飄忽的花香。雪麗的蘋果臉，老祖父的微笑與白眉毛，又浮現起來了。

天空是一隻大的燈籠，圓圓的月，就是燈籠中的燭炬。愛嬌的小雪麗，慈祥的老祖父，童年，木刀……都是跑馬燈中的馬兒，不停地旋轉着起落着，起落着旋轉着。

遙遠的夢境，醉人的夢境，如今是無法追回的了，只是看着那小小的燈籠，那些嘻笑的孩子們，在這如銀的月夜，他的心就禁不住要飛回往日的境地，眼前的景物逐漸模糊，耳畔只有瀟瀟的風聲。

小雪麗，小雪麗，持着金魚燈的小雪麗，那遠去了的小燈籠裏有沒有你？那月中仙子是不是你？

他在心裏呢喃着。

今夜的回憶太多，今夜的夜太長。整個夜都浮在小小的燈籠上，只是他無法再走入那小小的燈籠裏。他寧願再提那粗劣的金魚燈，倘若時光能夠倒流。

一九七三年九月四日

PROSA YEW MUH

游牧散文

棕榈叢書 5

著者：游牧

出版：棕榈出版社

PENERBITAN PALAS,

Sungei Bongkoh Estate,

Bedong, Kedah, Malaysia.

印刷：康華印務有限公司

Khung Wah Printers Sdn. Bhd.

8, Leith Street, Penang.

定價：馬幣二元

一九七五年六月出版

有版權

究端印



棕櫚出版社



棕榈丛书（5）

游牧散文

电子书制作人： 陈政欣

E-mail: tcsin48@hotmail.com

制件日期： 2010 年 9 月 12 日